

# 目 录

# C o n t e n t s

## 蔚蓝色 文艺季刊(总第三十期)

出版者:蔚蓝色出版社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Inc.  
1525 Aviation BL,#A172  
Redondo Beach,CA90278  
U.S.A  
电话:(562)633-8980  
传真:(562)633-8986  
电子邮件:SKYBLUECP@HOTMAIL.COM  
社长\主编:宁子  
执行编辑:宁子  
特约编辑\责任校对:王鲁  
艺术整体设计:北京奇文云海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财务:迈克  
编委会:王怡、华姿、齐宏伟、  
刘同苏、庄国欧、张海燕

Sky Blue Literature and Art Quarterly  
Vol.8 No.30 June 2009  
Published by Sky Blue C.P  
1525 Aviation BL,#A172  
Redondo Beach,CA902798  
U.S.A  
TEL:(562)633-8980  
Fax:(562)633-8986  
E-mail:SKYBLUECP@HOTMAIL.COM  
Editor-in-Chief:Jenny Yuan Zhou  
Art Design:QWYH Design Consultants Co.  
For information:  
U.S.A:  
Henry zhang(English)  
Tel:765-4947534  
E-mail:hhzhang@purdue.edu  
Canada: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of Canada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Web Site: [www.skyblue-news.org](http://www.skyblue-news.org)

ISSN 1538-8492

## 生命之歌

画梦的孩子(二) . . . . . 海燕 译介 02  
天使 . . . . . 阿琪雅纳 著/ 海燕 译 07

## 在时间的塔上

致阿琪雅纳(外一首) . . . . . 星星艾 08  
在埃及所有的风光下(外一首) . . . . . 朱必圣 10

## 凝固的瞬间

遗世录(外二首) . . . . . 霜林晚 13

## 秘密花园

在下雪天飞翔 . . . . . 匙河 22

## 守望者语

故乡是最陌生的地方 . . . . . 余杰 27

## 流动印象

数算自己的日子 . . . . . 王怡 30

## 大地之窗

向死而生 . . . . . 林和生 33  
丧钟为谁而鸣(节选) . . . . . 约翰·多恩 著/ 林和生 译 35

## 哲学与真理

上下(六) . . . . . 刘同苏 41

## 果实里的阳光

上帝的礼物(十六) . . . . . 华姿 48

## 稿 约

. . . . . 55

## 蔚蓝色索阅启事

. . . . . 56

## 封面文/封底文

. . . . . 林和生

# 画梦的孩子 (二)

——阿琪雅纳 (Akiane Kramarik) 的故事

海燕 译介



## 来到世界

1994年7月的一天，阿琪雅纳生在家中的浴池里，是水下分娩的。水池的温水，就像胎胞里的羊水一样，离开母体的新生儿睁开眼睛，一双像天空一样蓝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外面的世界，父亲的手轻轻地托着她。她细小的手指偶尔会抓住那微微搏动着的脐带，她的长发漂浮在水里，清澈的水因她手脚的挥动而荡漾着。父母笑了，给她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Akiane，一个俄语词，意思是“海洋”。

阿琪雅纳还不满月的时候，家里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从欧洲打来的，说在亚美尼亚有一位名叫维多利亚(Victoria)的妇女告诉许多人，一个叫阿琪雅纳的女孩子将来会很有出息的。隔了一会儿，那位叫维多利亚的妇人自己也打来了电话，俄语口音可真重，她颇为费劲却又热烈地描述了阿琪雅纳将要经历的激动人心的事。阿琪雅纳的母亲礼貌性地表示了谢意，全家与这位小亚细亚高加索山区的妇女素不相识，维多利亚说自己是基督徒，而阿琪雅纳的父母亲都不信神，大家转身就把她的话忘了。

阿琪雅纳渐渐长大。她的天性像阳光一样灿烂，她爱格格地笑。但她也很感性，敏锐，怕羞，说话不多，更多的时候只是在观察。学步的时候，阿琪雅纳就经常带些石头、贝壳、树叶、花朵回家。她爱抚摸衣物的质地，碰触皮肤的肌理。她爱喂养小动物，为它们的生命现象而着迷。她对周围的人有着惊人的直觉，她能透过厚厚的笑的面具看见他们的本相。对童话、幻想之类不真实的东西，她从来也不喜欢。

阿琪雅纳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前面有两个哥哥，在她之后，又有了两个弟弟。家境并不富裕，几乎没有社交，小孩子们自娱自乐。母亲在北欧波罗的海上的立陶宛长大，受的是前苏联的教育，不知道神。母亲尽心地操持着这个家。父亲是美国人，是个职业厨师。家里不看电视，不谈论宗教，不祷告，也不上教会，连

“上帝”这个词也没有用过。

但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早晨，阿琪雅纳悄声地告诉妈妈：“今天，我遇见了上帝。”这是阿琪雅纳初次遇见主耶稣。她永远记得主对她说的话：“你必须去做，我会帮你，你就可以帮助别人。”主的声音是何等的慈爱、安静和美丽！她回应道：“是的，我做！”她体验了与上帝同在的生命是多么美好。那时候，做母亲的并不理解个中的况味，但渐渐地，母亲体会到，女儿分享的那些梦和异象，对她确是实在的经历。就在那一年，阿琪雅纳的全家都信了主。虽然家境还是贫寒，这个家庭初尝了难以言说的喜乐、和谐与平安。

## 颜料的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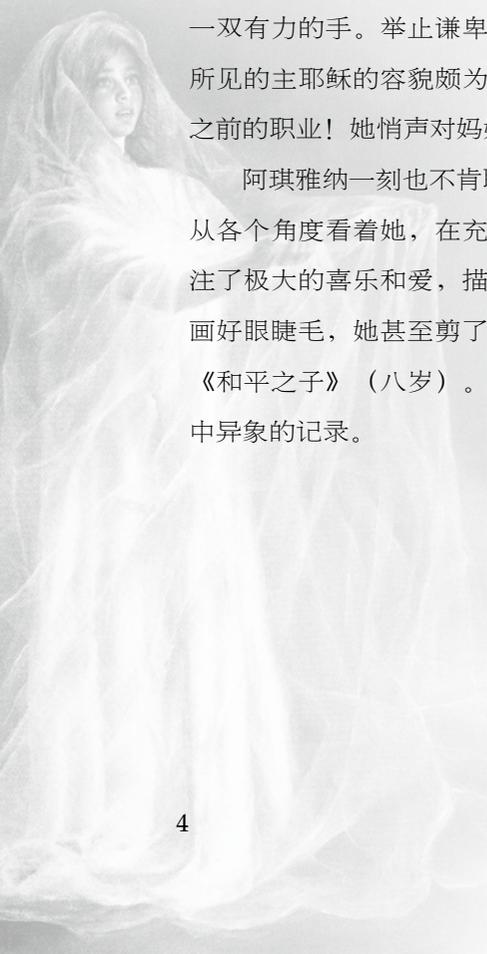
梦中的异象显露的时候，阿琪雅纳开始热衷于画画。墙壁、窗户、家具、书页，凡她手能及的地方，甚至她的腿上和手上，都画满了数以百计的肖像和图形。有时候，她闭着眼画；有时候，用牙齿咬着或用脚趾夹着铅笔画；有时候，用炉中的炭画；有时候，从菜园里摘来水果、蔬菜，把它们涂抹在墙上。遭到呵斥的时候，她似乎稍微安分了一些，但后来家人发现，她是把画画在桌子的背面了。四岁多的孩子，最爱画肖像，画不到维妙维肖，画不到神情毕现，她是不肯罢休的。她告诉妈妈，“在上帝那里，他教我画画。”她还画了光的居所，“光圈套着光圈……上帝住的地方。”她说：“在那儿，我走路说话的时候，植物也移动也歌唱，好像它们会思想。在那里真好，我听，凡在那里的都听，上帝在那里。”

六岁的时候，阿琪雅纳开始用油彩棒画画，家里人这才意识到她确有独特的天赋。七岁，阿琪雅纳开始直接用油彩画画。若是画整个人物，她最爱用丙烯酸树脂，画人物肖像，她就用油画颜料。每天早晨四点，她就起床，一周工作五、六天，先在画室作画，然后写诗和格言，她的诗常常是整首孕育的。每天工作四到五个小时。在画油彩画之前，她时常画许多草图，直到满意了，才着油彩。她专心画每一幅画，一次只画一幅，直到定稿。平均每幅油画或丙烯画，都要花上她一百至二百个小时，此后她一直保持了每年八到二十幅画的出产量。



四岁的时候，她曾用铅笔勾勒过一幅女孩子的像，给她的妈妈看：“这是她——我的守护天使。她的牙齿雪白，她的眼睛会说话。”十岁，她再画天使，这次是用丙烯酸树脂，画的还是她的守护天使，身穿雪白的长袍，从头及脚，覆盖着圣洁权能的轻纱。她的羽翼是人的眼目看不见的，她的双臂向前平伸着，托住她奉差来看顾的。（《天使》）十一岁，阿琪雅纳又画了同一位天使的坐姿，同样的装束，她倾着身子，凝神向上瞻望着。阿琪雅纳描述道：“她的头发金黄，面容纯美，英姿勃发，她所注目的是具有永恒意味的东西。永恒是什么，并没有向我显明。”（《天使的爱》）

阿琪雅纳的画作中，最宝贵、最著名的就是那两幅耶稣基督的油画。复活的主耶稣的慈容多次显现在她的梦中和异象之中，让阿琪雅纳难以忘怀。她说：“我总是思想着主耶稣，总是言说着主耶稣。”她起意要画主耶稣。有近二年的时间，她站在超级市场、商场、停车场、城市大街，看成千上万的面孔经过，想要找一个像梦中所见的耶稣面容的模特儿，就是找不到。最后，阿琪雅纳请全家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把最合适的人送来。阿琪雅纳还求了印证，就是让他从前门进来。



第二天下午，前门的门铃响了，阿琪雅纳看见门口站着一位身量高大的年轻人。他有着一种暖暖的笑容，一双有力的手。举止谦卑而又泰然自若。蓄着微微卷曲的头发，还有轮廓鲜明的浅浅的胡须。这与她在梦中所见的主耶稣的容貌颇为相仿。他走进来，说他是一位木匠。他的声音低沉而平和。木匠！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的职业！她悄声对妈妈说：“就是他！模特儿！”

阿琪雅纳一刻也不肯耽延。她马上跑回自己的房间，画了几十张各种角度的草图。她发觉，主耶稣的眼睛从各个角度看着她，在充满着苦楚的人世，有天国的光垂照下来。一股伟大的力在她的血管中旋流着。她倾注了极大的喜乐和爱，描绘着早已在胸臆间呼之欲出的复活基督的形象。她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为了能够画好眼睫毛，她甚至剪了一撮自己的头发，做成一只细毛笔。短短四十个小时，创作就完成了，这就是油画《和平之子》（八岁）。接着，阿琪雅纳又创作了另一幅基督画像《父啊，赦免他们！》（九岁），也是梦中异象的记录。



## 在成长的路上

像所有自信的画家一样，阿琪雅纳也爱画自画像。不过，为自己画像，是她所经验过的最艰难的、最有挫折感的日子。因为家境贫穷，买不起一面作画用的大镜子，她只能举着一只手巴掌大的镜子，边照边用画笔来捕捉种种转瞬即逝的神情。为了画出肌肤的色调，她把颜料调和在一起，然后用画笔刷蘸起些许，点在鼻尖上，看合不合她的肤色。等这一切画成之后，她再根据想象，加上画作其它部位的色彩、形状和背景。她画自画像要比画别的辛苦些，但阿琪雅纳虽然年幼，却显明了她具有那种在艰难困顿之中反而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更出色地达成目标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她创作自画像的立意，而这种立意明显地与众不同，使她的自画像成为了一种更高的见证。她说：“我的自画像所表达的就是我和上帝的关系。”

六岁时，阿琪雅纳画了自画像《成长》：一副决绝而坚定的神情，她的胸前佩戴一朵有金灿灿的花蕊和蓝花瓣的奇葩，背景是湛蓝的夜空下十字架形状的星星，积雪的山顶，和淡蓝色的水。后来，她为这幅画配了一首意味深长的小诗《许多孤独的小路》：“希望的白玫瑰 / 在青春的果园相会。 / 笔直的小径逃离蜿蜒的小路， / 为了真理我离开了家园。 / ..... / 不知道多少次我活过来， / 多少次盐和泪水相遇， / 每当眼帘遮蔽安谧的瞳睛， / 不记得珍珠怎样滑落。 / 上帝之爱成全了时间， / 十字寒星在岸边濯洗， / 当他呼唤我归来， / 高古的天鹅在我的门边颤栗。”令我们感慨的是，当那些与阿琪雅纳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刚刚步入学堂的时候，对真理的探索就已成为阿琪雅纳的人生目的了。

一年后，阿琪雅纳又画了一幅自画像，起名为《我的视线已经等不及》。她的表情显得成熟多了，那一双凝望的眼睛，多了许多的沉思。她写了一首同名诗歌来配画，诗中自豪地表白：“照上帝的脚踪，跟从他的步履， / 未曾有人听见我所看见的。”她的眼目微微向上仰望着，画的背景是殷红色的天宇，层层叠叠的洁白云翻涌而出。



阿琪雅纳最得意的自画像是《创造的同工》。是她刚满十一岁时画的。她站在黝黑的星空之中，她的身姿与浩瀚的星空融为一体，左手握着几柄画笔，右手举着一枝画笔去点一颗熠熠生辉的星星。阿琪雅纳说：“我要表达创造的同工之乐与对上帝的大爱和智慧的敬畏。我的调色板是宇宙，我的画笔从繁星上蘸取颜色。”看阿琪雅纳，只看到她的技巧与才华是不够的，因为她的画作和诗歌中有一些更有意义、更加宝贵的东西。或许，说阿琪雅纳的自画像是与上帝相遇的心路历程的记录，反而更准确些吧！

人是不可能自行与上帝相遇的，只能是上帝主动与人相遇，只能是上帝在他真理的大道之中与人相遇。在这个道中，上帝对人说话，唯有置身于其中的人才能听得见上帝的话语，也唯有他们才能够对神的圣言作出庄严的回应。（未完待续）



# 天使

阿琪雅纳 著 / 海燕 译

藏匿在自己的忏悔之中  
我与另一块和我相仿的拼板相联  
头向下，脚朝上，我的面纱被揭去  
我奔跑 我坠落 我下潜 我看见

让我到上面去吧，那里有梦诞生  
一切是真实或是化了妆的  
当我独处，时光流逝  
当我与你在一起，时光满溢

我感到内心有一根纠结的琴弦  
和一块打磨乔装的孪生鹅卵石  
我握着自己的手像一位新的友人  
他有无价的爱之慈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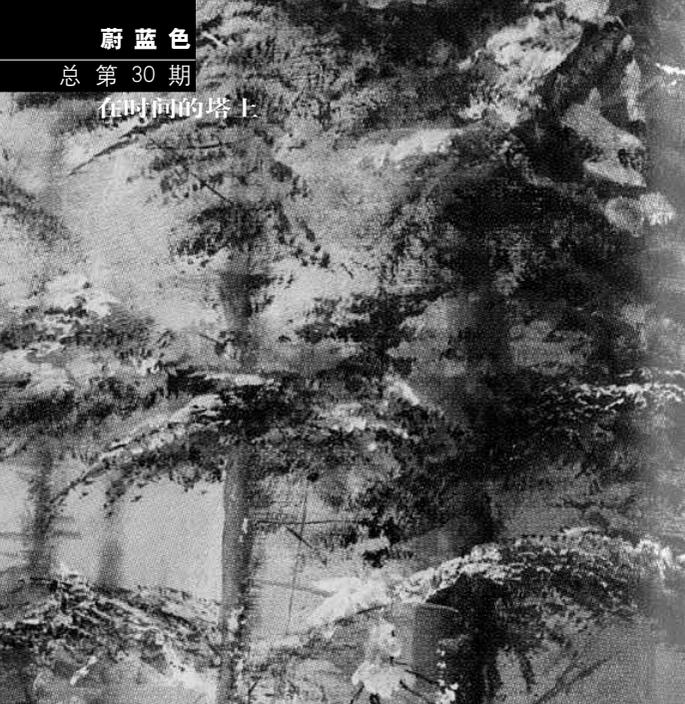
你透明的皮肤反映出我的姿容  
我发现了冠冕上的野草  
跪在一起，靠紧如挤在一起的山石  
只是为了一声降服

因过犯受伤，冷漠的树枝垂向  
许多条小路，迷宫中交织的小路……  
一边的睫毛不由自主地眨动——  
想念你的时候，我多方多次地下潜……

头发上的汗水浮动汽车  
每一根发丝渐次喊叫……  
我以你的羽翼打碎花瓶  
以陶片风干我的头发

注意到一枚遗落的羽毛  
我依然是洁白的每一道影子  
以多少种方式，你触摸我  
我奔跑 我坠落 我下潜 我看见





# 致阿琪雅纳

(外一首)

星星艾



## 致阿琪雅纳

阿琪雅纳，我与你的初次相遇  
是在2008年12期的《蔚蓝色》  
一本漂洋过海，抵达我手的书中

你四岁，就与上帝相遇了  
你六岁，就在梦中听到了耶稣的声音  
你在别的孩童还在嬉笑打闹的年纪  
却发出了天籁般的声音：

“今天，我想画上帝的容颜，啊，不晚！”  
果真，你八岁，就画出了上帝无比圣洁的面容！

无法说出我心中的震撼与感动  
阿琪雅纳，你，一个生活在遥远之地的天使  
用你的笔，用你的画，用你的心  
为一个年长你二十多年的女子，清洁了内心  
当她的肩胛，亦长出翩翩起舞的双翅  
愿你知道，可爱的天使阿琪雅纳  
那是她，在遥远的东方，回应你内心的欢喜与纯真！

(2008年12月28日夜晚。在几次阅读阿琪雅纳的诗与画作之后，写出此诗。感谢她天使一般，抵达我的心中。)

# 安放



把一匹骏马，安放在草原  
把一粒沙子，安放在沙漠  
把一棵小树，安放在森林  
把一朵鲜花，安放在花园  
把一朵白云，安放在天空

这一切的安放，都是这样的  
郑重，热烈，和虔诚。

而最最亲爱的上帝呵，谢谢您的恩准  
让我，终于能够，把一座  
小小的，圣洁的教堂，安放在心中！

(2008年12月24日平安夜。写下“把一座  
小小的圣洁的教堂安放在心中”这样的句  
子。内心，有着无限的宁静与喜悦。)



# 在埃及所有的风光下

(外一首)

朱必圣

在埃及所有的风光下，  
约瑟是位客旅，  
是被兄弟贩卖出来的奴隶。  
黑暗比牢狱的高墙更深重，  
谁也推不开它的牢门。  
但思念只消运用微风的力量，  
就可以把整座监狱  
吹得像狂风中的一面破旗。  
谁也阻拦不了这样的爱恋，  
想家，  
想念旷野中那些病弱的羊群。  
他用身内所有的东西酿制着思乡的羊奶，

自己就是一把古老的瓷制水壶，  
装满了这样的奶水。  
现在最饥渴的不是遥远的故乡，  
而是埃及土地上的约瑟。  
他多想把满腔的泪水流出来，  
撒满老父亲的衣襟，  
和他花白的胡须。  
埃及所有的土地还不如父亲消瘦的那一个胸膛，  
埃及所有的地产建成许多粮仓，  
而父亲的胸膛用的是约瑟自己的梦编织起来。

## 祈祷总是在黑夜

祈祷总是在黑夜，  
那是我们约定的地点，  
那里的道路最平坦、宽阔。  
我很快就可以来到你的面前，  
比流水还快。

我下跪的世界有露水，  
它打湿我的衣衫，  
以为我沉重得无法飞翔。  
其实，任何时候，  
我的灵魂都一样轻盈。  
我走惯了天门，  
只要我轻扣那里的门把，  
身上夜露的寒气先我一步，  
已经到达你的跟前。

我时常站在你的跟前，  
身上的寒露未干。  
但我是你的儿子，  
在你的面前，  
我准备好了，要你的礼物。  
以前你给我无数的珍宝，  
今天我想坐在你的腿上，  
做一回你娇气的儿子。  
我还要亲吻你的胸怀，  
每回梦里，  
我都曾在上面撒欢。



## 美国著名写实主义画家 安德鲁·怀斯 (Andrew Wyeth)

2009年1月15日，怀斯在美国宾州郊区的家中去世。怀斯是二十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怀乡写实主义画家，一生只画宾州和缅因州这两个地方，并且一生都在这两地生活。怀斯的作品以水彩画和蛋彩画为主，题材不外乎乡村风景和人物。代表作有《海风》、《克里斯蒂娜的世界》(Christina's World)。

怀斯曾说：“我在我的作品中放入了很多个人化的东西，公众怎么能体会到这些东西呢？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后门’进入我的作品，他们被现实主义所吸引，从中感受提取自己的情感，最终，我希望他们能从我的画作中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强大的情感。”

怀斯作品中那与现代情调格格不入的边缘化的东西，并不难以与现代人内心深处某种更本质的需要相吻合。怀斯的孤独、忧郁、宁静之中有一种稳定而强大的质量，有一种令人羡慕的圆满。他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作于1948年，作品画的是他的邻居Christina Olson在麦田中爬行的背影——克里斯蒂娜患有小儿麻痹症，那天从教堂回来，正穿越麦田爬着回家，刚好被站在楼上窗口向外眺望的怀斯看见了。怀斯画这幅画的时候，克里斯蒂娜已经五十五岁了，怀斯为了画她那个爬行的背影，在山坡上几乎流连了一个月，在那片棕色草地上，他一直想像着她那身粉红色的衣服。此画已成为美国的经典代表画作之一，现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收藏。

——编者

# 遗世录 (外二首)

霜林晚

一

好吧，我愿意再次向你说说我的村庄  
在我弥留之际

兹弗德村位于一片棕灰色的原野  
周围有一些低缓的土坡，像我一生  
并不复杂的经历

有两条河流穿过  
特拉华河以及沙士昆翰纳的支流  
河的上游住着我的祖先，他们的历史并不古老

天气好的时候，我还能在原野上漫步  
掠过对岸的布兰迪温河谷  
可以看清我的童年

二

宾西法尼亚似乎只有冬天  
记忆中的风景总是白色  
教堂、墓碑、海螺以及积雪

——这些你从我的画中已经看到。

我似乎一直生活在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比较隐蔽。对我来说，它等同于  
奶牛接种，电动挤奶器和联合收割机

我的村庄只有140多个居民。库辛村更少  
仅仅25人。但这并不影响  
我对人的理解

三

我愿意向你说说，这些珍贵的朋友  
世代居住在查兹弗德的黑人家庭  
以及缅因州，那些吃苦耐劳的新英格兰人  
他们中间有芬兰人、德国人的移民  
以及印第安人

但现在他们都是美国人，他们身上保留了  
珍贵的美国传统

我把锯木厂老板拉斐·克莱的画像命名为“爱国者”  
他有一颗秃鹰式的秃头，混合着汗斑、烟草



和锯木厂的气味。那也是独特的美国人的气味

#### 四

我见证了克里斯蒂娜完整的一生  
这个小儿麻痹患者，并不如你在画中见到的柔弱无助

事实上，克里斯蒂娜在她的世界  
喜欢大声地谈话  
语气明亮、果决  
但这并不影响，她对那幅画的喜爱

而阿尔瓦罗的一生，始终隐藏的黯淡的光线里  
1968年，这个可怜的人的灵魂  
终于重新回到了向往的大海

#### 五

我或许是个没有故乡的人。因为我始终呆在故乡  
我并不很短的一生，仅仅到过两个地方  
除了查兹弗德，就是缅因州的库辛村，  
它构成了我一生的远方

我对身边事物的兴趣甚至超过  
尝试理解所处的时代

绘画是我知道的唯一能做的事情  
但我从不夹着画板写生  
正如你，在大庭广众之下，羞于谈论自己的诗歌

我习惯在阁楼 地窖 柴房  
以及昏暗的牛奶房内作画  
如同性事，它对我而言是一种私密的快乐

## 六

我不知道  
在一切中什么是真实。欢乐的东西都不长久  
春日流水、夏日繁花  
我从不画布上去表现它们

死去的鸟、干枯的树叶，玉米梗以及遗弃倒塌的  
建筑  
都像古代的象形文字，凝固，静止  
有着更为长久的生命

有风的秋天，我习惯坐在玉米地里  
聆听枯燥的沙沙声，  
如同国王在飘扬的旗帜下检阅自己的队伍  
我喜欢研究玉米株下面的一些东西  
穷其一生，我渴望画出  
那些接近泥土的色彩

## 七

现在，我开始有意识地放弃了  
在画布上制造戏剧，沉溺于  
事物自身的密语  
水泥墙、铜衣扣、金属桶和陶器发出的冷光  
苹果和南瓜坑坑洼洼的表面

以及羊皮大衣、粗帆布、原木凌乱粗糙的纹路

从一块刚刚凝结的薄冰，你看到什么  
空虚与坚硬、白与黑，瞬间与永恒？  
你能否看穿冰下那些凋零的树叶  
一团晃动的黑色的倒影，尽管河水很浅？

起春了，缓缓漫上河岸的一道水渍，  
对应着季节，遥远星球上光线精准的移动

## 八

我习惯一个人在野外散步  
正如你的一位伟大的同行曾言：人生来就是孤单的  
唯一的伙伴，就是自己那颗凄凉的灵魂

自从中年以后，我的时间开始混乱  
有时候，我会顺着特拉华河的沿岸，走回三十年前

看到1946年冬天，那个原野上脚步踉跄的少年  
旁边的土坡还在微微喘气  
——啊，父亲，你还在那里，你并未死去

我将在最后一个冬天  
在野外碰到一个孤单的影子  
他是我逃下画布的画像，像一个幽灵，  
多年以后，当我消失，他将替我继续走遍村庄的每个角落



## 九

如你所知，我曾经画过一轮满月  
显得疯狂和怪异，而非你们熟知的那样

在你的国度，人们吟咏明月、菊花和酒  
从古至今，并不存在  
理解的障碍  
但在我们的传统里并无如此众多的隐喻

对于满月，连博尔赫斯也仅仅抽象出了伟大的真诚  
问题在于，你们的传统过于强大  
以致成了束缚

一丛枯草、一截石灰土坡，一只废弃的渔船  
相对我们的想象，自然界的任何东西  
有着更为复杂的意味

我们的困难在于如何在一片荒野，建造自己的果园。  
正如你的困难在于：如何重新安排头顶的明月  
以及菊花和酒

## 十

1996年，你在昏暗的小楼内  
写下冬日海面，冰冷的反光  
落在纸上的汉字  
仿佛一粒一粒黑色、坚硬的药片

啊，我的朋友，请原谅我无法给你安慰  
漫长的旅途中，我们需要独自经过那些  
黑色的走廊

两个黯淡的人，无法相互照耀  
两颗孤寂的星辰，沿着各自的轨迹运行

## 十一

还有什么不能被宽恕？  
当死去的父亲成为遥远的尼德翰  
一棵松树，或者树下的石头

我已经先于克尔，去掉了画图中房顶上的铁钩  
有很长一段时间，它一直牵引着我的神经

裂缝也可以抹平  
我们已经不再依靠漏进的光线缝补

我看到年老的克里斯蒂娜，已经和不幸和解  
专注于对怀中一只小猫的抚摸

克尔，这个曾经射杀了无数麋鹿和美国人的  
结实粗鲁的德国佬  
为我送来了今年春天原野上的第一束春花

## 十二

1970年的夏天异常漫长  
在阳光巨大的晕眩里  
我终于结束了有关欧逊一家长达二十多年的绘画

现在，最后一组画已经完成  
当我走出空荡荡的房子  
感觉他们还在——

顺着灰色的屋顶，夏天最后一批燕子还在盘旋，  
那是克里斯蒂娜  
和她的弟弟阿尔瓦罗尚在人世

## 十三

现在，我可以向你们说说黑尔嘉  
一个在你们看来是我的秘密的模特儿  
因为我已经足够的老

如你所见，她忧郁、不美，喜欢穿着一件  
深草绿色的外套  
这个有日耳曼血统的妇女，有着一种  
罕见的美国乡村式的宁静

自从克里斯蒂娜死后  
她几乎成了我唯一的模特儿  
事实上，她构成了我晚年的果园



## 十四

正如你们看到的，我用废弃的渔船、风干的玉米  
旧木桶以及灰暗的屋角画下阿尔瓦罗  
苹果成为我赋予黑尔嘉最多的隐喻

我画下她的身体，多汁、饱满  
像纯正的麻肯特修种苹果，有一种  
经霜之后的鲜艳

我画下她一度泛滥的青春  
垂直而泄的头发，以及结实的乳房和臀部  
仿佛藏着一条通往牧场之路  
有时候，我有一种深深的好奇  
我试图沿着她细密的发辫，探寻她嘴角的秘密

——正如你们现在的好奇，  
作为一个已婚妇女以及我秘密的模特儿  
我们之间到底存在什么秘密

## 十五

我是否已经死去？  
这对你并不重要。作为我从未谋面的读者  
你可以继续读我的画，试图理解我的村庄。  
如果你能从中获得需要

但你无需不远万里，寻找查兹弗德  
我已不再绘画，习惯像尼克那样静坐，  
任凭荒草在画布上蔓延

我知道在遥远的未来，还会有相似的读者，  
继续阅读我的画作，凝视相似的城市或者村庄

透过布兰迪温河上的落霞  
你会看到一种奇异的冷光——  
那就是我的宇宙，它未曾诞生也从不会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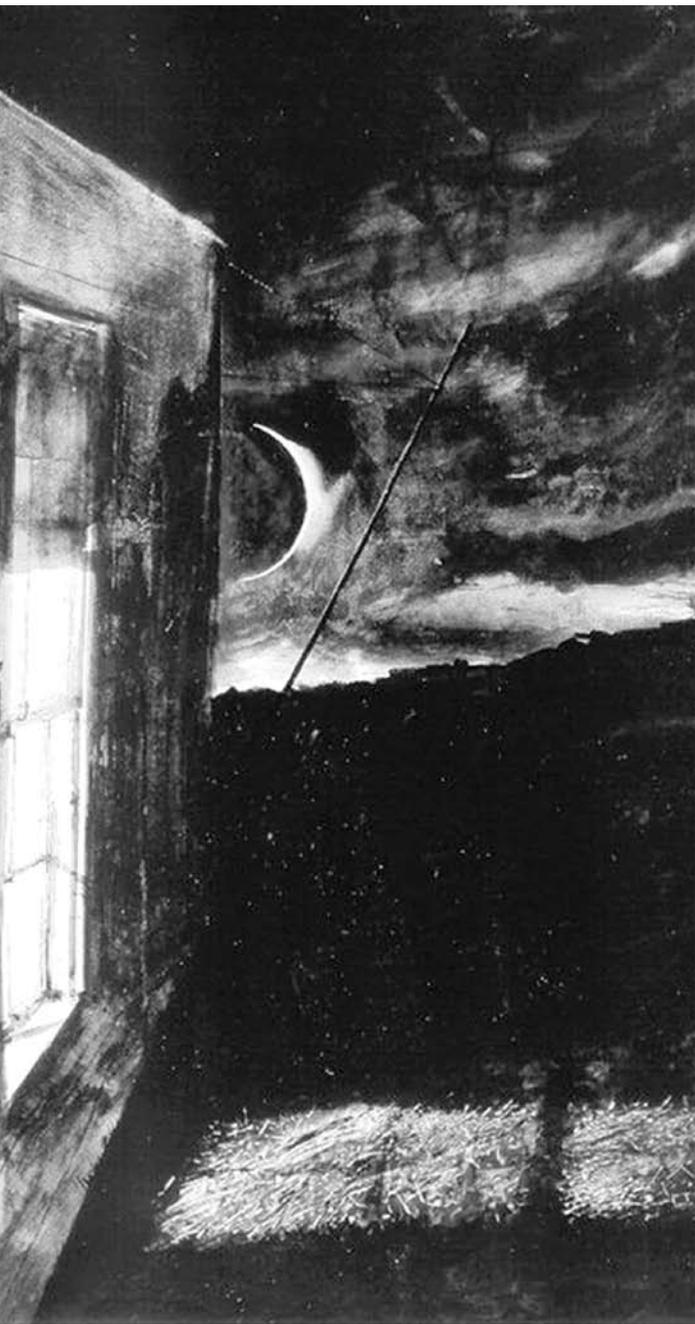
# 而我已不在

## ——悼念怀斯

在你将熨烫好的衣物放到床头  
并且仔细地捡起一根落在枕边的银发时  
而我已不在

在你将晚餐的刀叉摆放好，习惯性地  
为我拉开餐桌的靠背椅时  
而我已不在

在你在果园里散步，试图将胳膊伸进我的臂弯



而我已不在

在你不远万里来到查兹弗德

或者库辛村

寻找那些画中对应的事物

在你走进阴暗的地窖、柴房或者通过阁楼的窗口眺望库尼尔  
土坡上的残雪、腐烂的果实以及破损的牛奶罐

让你在日落之际凝视一个村庄最后的光芒，试图理解  
一个人微小的宇宙时

而我已不在

让你在遥远的东方，一个类似于库辛村的海滩，

抚摸那些废弃的渔船，陷在沙滩中的贝壳

以及同样劳苦、沉默和坚韧的人群，并试图通过诗歌和我交谈

而我已不在

让你在黑色的葬礼上，收起攻讦、批评，

用雨水、白色的花瓣和一个国家的荣誉

装饰我的灵柩时

而我已不在

很多年后，在你又一次检视那些留在画布上的光影

修补干燥脱落的颜料，裂缝、挂钩、水槽、落羽

静静腐烂的原木，

并且从那些阴冷、孤寂的事物中感知到“生”的气味时

而我已不在



# 你不在

——怀念怀斯

你画下的残雪不再融化

你海边孤单的房子，成为游客纷沓的景点

你曾经散步的果园，依旧年年繁盛，开出粉白的花朵

但再也没有人俯下身来，仔细观察树下的苹果如何萎缩、腐烂  
褪尽芬芳的汁液

不再有人画出黄昏，村庄上空最后的

光芒，以及暮色中盘桓的倦鸟划出的弧线

不再有人在夜晚倾听海边破损的螺壳里收留的声音

不再有人在圣诞节的凌晨，看着星斗沿倾斜屋顶滚落，月亮像薄薄的刀片刮过皮肤

你不在

不再有人用画笔，对准灰色、贫苦但丰富的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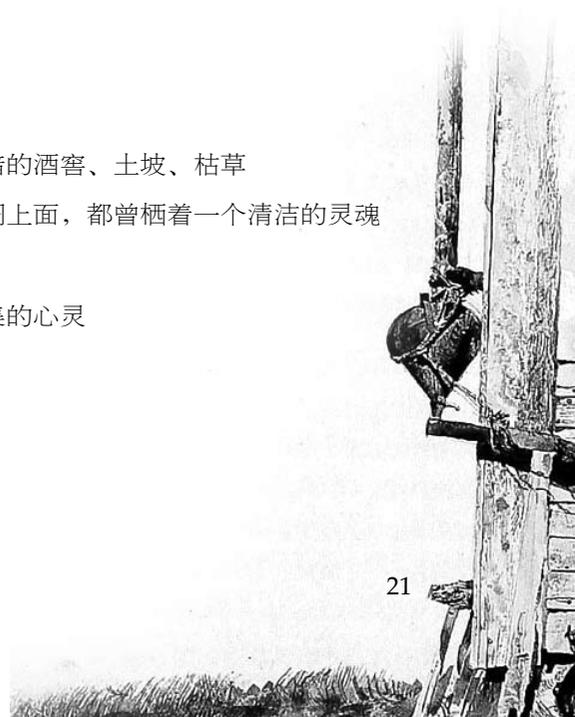
不再有人描绘那些黑色的牛奶罐、破损的马车、阴暗的酒窖、土坡、枯草  
落叶以及像落叶一样漫天飞舞的落羽——每一片落羽上面，都曾栖着一个清洁的灵魂

你不在，降雪之风依旧年年光顾，逼近我们百感交集的心灵

人们将继续默不做声地生活

风景重新回到风景，寂静将重新

归于寂静





# 在下雪天飞翔， 在阳光透明中死亡

匙河

“那个小男孩每天都站在窗下，他的眼里仿佛有茫茫的海。

“‘让我从你的家里走过吧！’有一天他几乎是祈求着跟我说。

“我点点头。他笨拙地脱下鞋，拎在手中，赤着双脚从我的屋里欢快地跳过，像一只五月的雀儿……”

小男孩撞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撕一页又一页的故事。是1995年的夏天吧？那时我流了一地的泪，坐在窗前，任明亮的阳光大片地泻进来，任那些关于墓碑、冬天的文字无声地飞扬……

小男孩是从楼梯上一级一级地爬上来的。其实我该感觉得到，有一丝异样的然而平滑的东西正如火蛇般一级一级地向上蔓延，漫过厚重的门，漫过剥了漆的旧地板，漫过我的脚心……

我回过头。他怯生生地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一只大西瓜。

小男孩才六岁，却会把电话打到我家：“喂，你爸爸在吗？我找他。”

我握着话筒的时候总是想，这是个多么有趣的小男孩，可我的爸爸老是不在家。

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吓着了。他的双手松了，那只大西瓜掉下来了，滚过满地的碎纸片，一直滚到我的脚边。他说是“送”给我吃的，那么大的一只还未切开的西瓜。

从此他每隔一周来一次。中午，就坐在餐桌边一张高高的凳子上吃饭，当然，还是有很多菜他够不着。

他还不识字，但第一天他就指着一本图画书给我讲故事：“小白兔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什么？叫小白。有一天，小白来到森林里，呀，红红的蘑菇，全都像雨伞那么大！他的衣兜里塞得满满的……”



我没问他，小白穿的是多大号的衣服。我在想着，他浓密的黑发就像一片蓊郁的森林。我不由地伸出我沾满了蓝色墨汁的手去抚摸他的头发：“你的脸不该这么黑的。”其实他是个白净的孩子。可那时我一直在构思一场漫天纷飞的大雪。

“月亮晒的呗！”他有点不以为然。

哦，月亮晒黑了他的皮肤？

我突然想从楼上走到楼下，从廊院中走到大街上，微仰着头，就让直泻下来的阳光晒干我潮湿已久的眼睛。我必须忘记一场大雪，一场也许是莫须有的大雪。

小男孩亦步亦趋地跟在我后头。他走路时轻悄极了，像裹了层棉花似的。他和我又贴得那么近，好像我们从来就是这样的。事实上我们才刚认识啊。

“是吗？”我蹲下身，托起他尖尖的下巴。

他眨了眨眼，脸微微地有点红。然后伸出手臂勾住我的脖子。

我笑了，我可足足大了他一轮呢！

我想抱抱他，有多重？三十斤，四十斤……

小男孩哧溜一声逃走了。

男孩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我纳闷了。那个话筒里声音遥遥的小男孩，我知道迟早有一天他会到我家来，可为什么偏是在今天呢？

有很多人曾开玩笑似的问他：“你爸爸呢？”

他总是无一例外地回答：“死了。”

可我知道他的爸爸是个酒鬼，成天醉倒在一大堆瓶瓶罐罐中，不过每次总还能爬起来……

反正，男孩的爸爸不在他身边了。他也不明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还那么小，像是从童话中不可思议地跑来似的。

“那时我们住在花开花落的乡村，那时我们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原野，那时空气里都是浓浓的土腥味儿，直到一个冬天携着铺天盖地的雪……”

“我的灵魂在褐色的泥土下蛰伏了一整个冬季，醒来。男孩子却像一颗被遗忘的草籽，再也不会发芽了……”

“沉睡在温郁的南方了，我的弟弟……”

是那篇还未撕尽的故事。

“我的弟弟？”我突然强烈地预感到，那个小男孩，他该是我父亲的一个小儿子，我们的身上流着一样的

血液……

想到这儿我不禁满心忧伤。我知道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太孤独了。但我的的确是渴望自己有个弟弟。一个小我十二岁的弟弟。我疲惫地笑了。

还有那一场凌乱的大雪，像碎纸片一样纷纷扬扬……

我出生在一个叫“大雪”的日子。可我居住在温郁的南方，偶尔飘点小雪的、湖水从未结过冰的南方。我热切地盼望着一场大雪，绝无仅有的大雪……

这种积雪般厚重的伤感便毫无来由地笼罩着我们的每一次相见。

事实上，后来的回忆不无清醒地告诉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直是很快乐的。我们蹲在墙根下看夏日的蜗牛是怎样一点一点地往上爬，我们走在山路上数脚下一级又一级的台阶……

小男孩单纯而快乐，像一尾活灵灵的鱼儿。

有一天我在沙发上发现一只缺了口的大苹果，嫩嫩的青皮上还留着浅浅的齿痕。我捉住他，他却吃吃地笑着：“是小老鼠咬的！”

他喜欢画画，一抓起蜡笔就涂了一颗蓝莹莹的太阳。太阳怎么会是蓝色的呢？

“那样才不会把我们晒得流汗啊！”他说。

“我肚子饿了。”有时候他呆呆地瞪着夜空，“好大的一块馅饼呀，那么多芝麻！”可我只看到满天的星星……

后来我教他写自己的名字。我折了条枯树枝，在柔软的沙地上一笔一划地写下：杨旻。

哦，用枯树枝写字的日子早已过去了啊！我揉了揉眼睛。多少年后的沙地上，坐着的又会是谁呢？黄昏的太阳懒洋洋地抚摸着那两个暖暖的字。

“杨旻。”我轻轻地唤着。他偏了偏脑袋，跟着也写下这两个字，歪歪扭扭的。

我对那场雪的怀想依然如山坡上的野草般疯长着，南方温柔或热烈的阳光都消融不了。我想像自己牵着父亲的一个小儿子，牵着一个被月亮晒得黝黑的小男孩，走过很多座城市，很多片村庄……一路上，有无数的雪花在天空中飘来荡去，像一些沉默的精灵。当我们走累了，我们互相依偎在彤红的火炉边取暖；当最后一

盆炉灰也冷却了的时候，我们安恬而幸福地睡去，任漫天的大雪覆盖我们……

哦，我怎能期望我忧郁的种籽落在他眼里，尽管那是片多么肥沃的黑土。小男孩已经离不开我了。可我不能带他上哪儿去，哪儿也不能。我是个连自己都看不好的人，我还能把我心爱的弟弟揣在兜里或置于掌心到处走吗？

不，我多想告诉他，其实我愿意他一直快乐，单纯，宁静……

我把小时候的一大摞图画书都毫无保留地送给了他，《风筝》、《采蘑菇》、《金鸡冠的公鸡》……我细细地拭去书页上每一粒灰尘。

我还在院子的小花坛里藏了好多小东西。花坛是那么小，小男孩却找到了那么多，在每一块松软的泥土下，在每一片深绿的叶子下。

“是地精藏在这儿的……”我学着安徒生对守林人的小女儿说的话。

“真的吗？”男孩的眼里燃烧着炽红的火焰，比初冬的橡树叶还要红。

那时我就想，如果将来我有个自己的小男孩，就要像他这样，要不，就不要！可我知道其实我不能给他一座宝藏，谁也不能。

“我要飞！”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他站在我窗前，张开羽翼般柔软的双臂，快乐地叫喊着。

难道每个孩子都有过这样的梦想？可我的小男孩应该是一尾鱼儿，单纯而快乐。飞翔会让人彻底地失重，既然人们都已习惯于像无翼鸟一样在泥土里生长。

像鸟儿一样飞出窗口！哦不！小男孩已爬上高高的窗台。

“别飞！”我惊恐地按住他。

他仍兴奋地挥舞着双臂。

我突然发觉自己对这个小男孩太残忍了。我不该将他席卷入我的大雪，不论从前还是将来。

“让我抱你下来，好吗？”

“好的。”他傻傻地笑着。

我一下子就把他稳稳当当地抱在怀里。

“小男孩！”我的脸紧贴着他的。这回他没有哧溜一声逃走。

“小时候我爸爸也这样抱过我的。”他贴着我的耳根说。

哦，那是什么时候呢？他还是个不会说话只会哭哭笑笑的婴儿呀！

我真想背着他走一程，哪怕只有几步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就像这样，闻着他身上那股孩子的气味儿，贴着巷子里的那一带断墙慢慢地走。

“一、二、三、四……”他轻轻地替我数着步子。

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他乖乖地趴在我背上，安静地睡着了。

他还想着飞吗？

千万不要！

我的眼泪刷刷地就流了下来。

我该告诉自己：我是多么地幸福，我还可以安然地流泪。

事实上没有那个夜晚。我说过，小男孩只在我家吃一顿午饭。

那天临别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养着一只猫，比天还要大！”他在胸前比划着。

“送我吗？”我逗着他。

“等我哪天教会了它说话，就送给你！”他不像是在撒谎。

“好了。”我给他拉开门。

“再见！”他转身就跑，老远了，还回头望了我一眼。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夏天行将远去的时候，我下决心要结束对那场大雪无端的想像。渐渐转凉的阳光从头顶直直地流淌下来。

不久我听说男孩的爸爸死了，是真的死了。用一块玻璃瓶底割破了手腕，流了很多血，就像他喝过的酒那么多。

可男孩哪儿去了呢？他飞了吗，带着那只比天还大的猫？

冬天还那么远呢！

“男孩伸展开他那满是紫色伤痕的手臂，在空气中撩出一纹一纹的波浪，像鸟儿一样！一大片天空齐刷刷地向后倒去……”

“男孩渐渐变成一颗轻盈而空虚的泡沫，浮游在灼热的阳光下。在他融化的那一刻，他的肺腑像流水中冲洗过久的叶脉一样透明……”

我在撕最后的残页。这次是真的，毫无保留的。

终于撕尽的时候，我却鬼使神差地在新的一页上记下：“在下雪天飞翔，在阳光透明中死亡。”

那么，在下雪天飞翔的是谁，在阳光透明中死去的又是谁？

生命如此繁复，死亡如此简洁。

很多事情我还是想不透。

只是以后，我再也不会毫无来由地流一地的泪了。



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希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马利亚吗？他弟兄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四至五十七节

# 故乡是最陌生的地方

余杰

米兰·昆德拉说过：“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他自己国土之网来支撑他：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熟悉的语言可帮助他轻易地说他想说的话。”昆德拉本人长期旅居法国，远离故国，这是他的切肤之痛。流亡者啊，你在哪里都可以安家呢？流亡者啊，哪里都不是你的故乡。

故乡只有一个。但是，当故乡可以回去的时候，你才发现它已经跟你多年来魂牵梦绕的故乡迥然不同了。当离开故乡很久的游子回来的时候，才忽然发现故乡已然变得如此陌生。这是一种从所未有的陌生——故乡比任何他乡都更加陌生。那个想像中的故乡，像庞贝古城一样被火山吞灭了。

因此，诗人卡尔·楚克迈耶尔把流亡看作是“一去不返的旅行”，他说：“既已踏上流亡

之途，就不要梦想返乡，因为这是徒劳无益的。他也许能够返乡，但这时他看到的故乡已不是他离开的故乡，就连他自己也不再是当年离乡而去的那个自己。他也许能够回到他怀念的亲朋身边，回到他热爱而难忘的地方，回到说自己语言的地方，但他却永远不能真正地回到故乡。”

游子通常近乡情更怯。唐代诗人贺知章感叹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而歌手费翔多情地唱道：“归来吧，归来吧，远方的游子。”其实，故乡并没有那么多情。多情应笑我。许多年之后，当你回到故乡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故乡已然变成了你的敌人。那群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你去拥抱他们，他们却躲开了。

“无法回去的故乡”是世界文学中一个不断被重复的母题。从荷马史诗到《圣经》中的《耶利米哀歌》，从先秦时代的《诗经》到鲁迅笔下的《社戏》，故乡永远都是一道忧伤入骨的风景。

对于普通的游子，故乡尚且不欢迎；对于先知而言，故乡乃是最陌生的地方。先知回到故乡告诉乡亲们说，你们完全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没有想到，乡亲们却横眉冷对之，斥责说：你是一头害群之马，你破坏了我们这里的平静与和平。

不为故乡所接纳，是人生中巨大的悲哀之一。是的，先知，从来都不被其故乡所悦纳。在通常情况下，先知必然遭到故乡的敌视、放逐甚至杀害。这一切的决定，是由作为父老乡亲的“大家”共同投票作出的。苏格拉底的命运便是如此，他的一生，从没过过宁静的生活，从不关心大多数人关心的事情：诸如赚钱、建立舒适的家庭、谋求高官厚禄等；也没有参与过如政论、秘密结社、结党等在雅典从未间断过的政治活动。他说他自己从事的工作仅仅是“试图说服你们每个人不要更多考虑实际利益，而要更多关心心灵的安宁和道德的完善，更多地考虑国家利益和其他公众利益。”

但是，法庭却宣布苏格拉底的罪名是“宣扬渎神的话语、迷惑青年的思想。”当陪审团提出以他放弃哲学活动为释放他的条件时，苏格拉底坦言自己绝对不会放弃。他告诉即将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同胞们说：“我的好朋友，你们是雅典人，属于因智慧和力量而著称于世的最伟大的城邦。可是你们岌岌于争名夺利，而不思考如何理解真理，如何改善自己的灵魂，不觉得羞愧吗？”此刻，审判者与被审判者错位了：苏格拉底在审判那些审判他的人。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苏格拉底没有使用巧妙的修辞术，以避免触怒那些掌握他的“生死符”的陪审团成员们。他没有把真理埋深藏在心底，坚持以一种让他人难堪的方式将真理说出来。

那一刻，苏格拉底忘记了自己是被审判者，反倒以一种审判者的口吻追问道：“假如有人争辩说自己不是那种人，还是关心真理和灵魂的，那么我不会放他走或离他而去，而要对他进行盘问，让他经过考验……我将要对所有我遇到的人这样做，不论老、少、本邦人或是外邦人。”苏格拉底的演说让那些昏昏沉睡者如坐针毡，让那些与真理为敌者心惊胆战。于是，被冒犯的人们投票执行苏格拉底的死刑，这是希腊民主制度最大的污点。

苏格拉底依靠真理战胜了死亡。他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呼喊却绵延不绝——人们能杀死言说真理的人，却杀不死真理本身。他微笑着喝下毒药，并告诉他的同胞们说：“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知道。”

作为先知中的先知、作为道成肉身的上帝的之子，耶稣在人世间所遭遇的命运更加悲惨：他被他所爱的同胞送上了十字架。连残暴的罗马总督彼拉多都无法定耶稣的罪的时候，众人却一齐喊着说：“除掉这个人！”彼拉多仍然在犹豫之中，“民意”却发动起来：他们大声催逼彼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这些耶稣的本族人，为什么如此仇恨其实与他们并无直接的利益冲突的耶稣呢？因为耶稣所宣讲的真理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耶稣所指引的道路让他们觉得难于上青天。耶稣打破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虚假而脆弱的平衡。人类所谓的“自尊心”是无比狭隘和扭曲的，一旦受到刺激，立刻便反弹为一种莫名的、强烈的仇恨。

耶稣没有故乡，他不是“拿撒勒人”。当他开始传道的时候，却不能以家乡为起点展开这一伟大工作。“拿撒勒”这块土地上，没有人能真正理解耶稣口中的话语；“拿撒勒”这块土地上，没有人会承认耶稣上帝之子的身份。耶稣诞生在简陋的马槽里，一生连一处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没有得到父老乡亲的爱和尊敬。拿撒勒的人们的感知能力，被“日常生活中无所事事的悲剧”遮蔽了。他们只相信看得到的事实，不相信看不见的真理。这就是耶稣在故乡的遭遇：“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

拿撒勒人对耶稣的疑问，统统来自于他们日常生活的体验。在乡亲们眼中，耶稣不就是那个无知无识、卑微困苦的木匠约瑟的儿子吗？这个孩子跟其他的孩子一模一样，在街头欢笑和哭泣，玩过泥巴和木马游戏，喜欢吃各式各样的零食，并没有显示出什么特异之处来。这样一个孩子，怎么可能是全人类的救主呢？这样一个孩子，怎么可能晓得至高的真理呢？这样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像伟大的摩西一样，带领在苦难中呻吟的众人“出埃及”呢？

于是，故乡的人们便以一种极其傲慢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他们从小看着长大的青年人。他们根据已有的、稳如泰山的“经验”，以为早就对作为“约瑟的儿子”的耶稣了如指掌。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的真实身份——耶稣乃是上帝的儿子。

于是，耶稣成了一名流亡者，他选择从他乡开始传播福音，风尘仆仆地走在路上。那些长期与耶稣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们，在不经意之间，与真理、道路和生命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耶稣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这是故乡的悲哀，而不是耶稣的悲哀。

当故乡成为你的敌人的时候，你不要去迁就故乡。

你不能把故乡带在鞋底，但你可以走自己的道路。



# 数算自己的日子

## ——电影《返老还童》

王怡

我们坐在巫一毛旁边，听她讲英文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如何遭遇离弃、背叛、强奸，被时代举重若轻地抛落乡间，从半个村庄的饥饿尸体中，爬将出来。巫女士的嗓音很特别，带着断断续续的气息，就像圣餐时，无酵饼被掰开的声音。她为自己的悲惨世界，起了一个副标题，叫“动乱中失去的童年”。哈金评论说，这本书哀而不伤，自成一格，令人心碎的故事，“涵盖了人的残忍、愚蠢和善良”。

电影《返老还童》取材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之前，他的《夜色温柔》、《人间天堂》和《了不起的盖茨比》，都曾搬上了银幕。看完大卫·芬奇这部作品，我想起一毛的福气巫宁坤。他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文笔意味，绕梁三载。老先生的英文自传《一滴泪》，十几年前曾轰动西方读书界。不久前有了中文版。1951年，他怀着对一个新国度的莽撞，回国去燕京大学任教。临行，李政道来送行，为他打包行李。巫先生问，“你怎么不回去呢”。李先生一笑，说，“我不愿被洗脑子”。六年后，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



奖；巫先生被打为右派，从此熬过一个漫长的炼狱。

就像经过三小时的铺陈，片末，菲茨杰拉德的台词，诗一般平静安稳的口气，淡淡地说到，“有些人，就在河边出生；有些人，被闪电击过；有些人，对音乐有非凡的天赋；有些人是艺术家；有些人，游泳；有些人，懂得纽扣；有些人，知道莎士比亚；而有些人，是母亲；也有些人，能够跳舞。”

菲茨杰拉德是“迷惘一代”的代表，在他笔下，清教徒时代的美国梦，似乎已变成一种俗不可耐的美。美国的南方作家，也总有着一种潮湿的宗教情怀。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他以基督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以耶稣自居的中产阶级，寻求救赎与梦想的代替。但在一个迷人的、自我毁灭的时代，消逝得就如一缕烟那么轻率。盖茨比的名字，正是“Jesus, God's boy（耶稣，上帝之子）”的谐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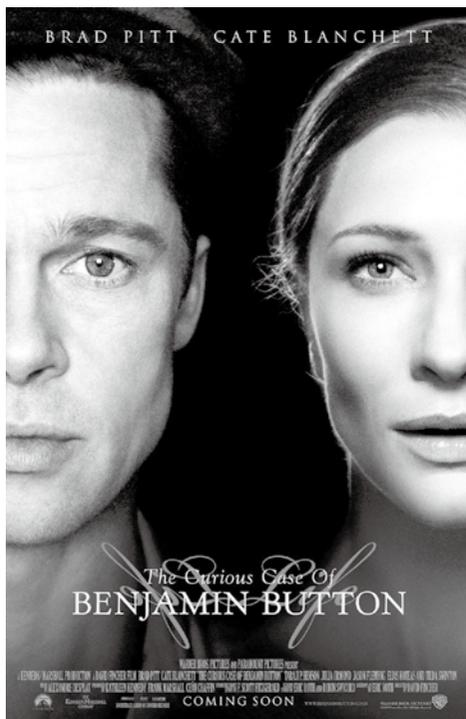
电影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天，巴顿的孩子一出生，就是满脸皱纹、七十岁的模样。母亲难产去世，父亲把他遗弃在一个养老院。巴顿却倒着生长，越来越年轻；以独特的方式，经过了生老病死，爱欲情怀。有人说，菲茨杰拉德的构想，来自马克吐温的一句话，“假如我们出生时就八十岁了，然后慢慢走向十八，生活是不是会变得更快乐呢？”

菲茨杰拉德的稿酬很高，为杂志写一个故事，可以拿到4000美元。但他的生活一直过于奢华，无力管理自己的财务，数算自己的日子，总是陷在一堆债务中。他在小说《有钱孩子》中写到，“他们拥有得早，享受得早。这对他们的影响是，在我们很艰难的时候他们很顺利；我们认认真真的时候，他们玩世不恭。”

也有人说，这句话已隐含了他写这个故事的想法。不过我更愿意将巴顿的故事，看为盖茨比的一个续集。因为巴顿和盖茨比所爱的姑娘，都叫黛西。其实菲茨杰拉德是以另一种对比，再次颠覆了基督的形象，写出了迷惘一代的歔歔。基督本是荣耀的君王，是超越万有之上的神。他却愿意从至高降为至卑，变成一个柔弱的、可以被任何一点力量伤害的婴孩。将他的全能、荣耀、知识都遮蔽起来，和我们一样，让身量和智慧在时间里面，一天一点增长。

巴顿呢，刚刚相反，他是一个人，却一出生就垂垂老矣。菲茨杰拉德再次为他的主人公起了一个圣经意味很浓的名字，“便雅悯（本杰明）”。便雅悯是以色列先祖雅各最小的儿子，十二支派中最小的一族。当初约瑟被他哥哥们卖到埃及，以后遇上大饥荒，雅各打发他的十个儿子去埃及买粮，却单单留下了最爱的便雅悯。当奎妮在养老院外，将这个苍老的婴儿抱入怀中，她决定收留他，称他为“我的便雅悯”。

到影片最后几分钟，高潮不动声色地来到。便雅悯·巴顿五十岁时，看起来刚刚二十。黛西生下孩子后，他哀伤地离开了她们。当时黛西问，等我脸上布满皱纹时，你还爱我吗。便雅悯回答，等我开始尿床时，你



还爱我吗。这一幕终于来到了，巴顿变成一个什么都不记得的婴儿，在老年黛西的怀里，一无所求、也一无所有地闭上了眼睛。

在这种巨大的落差与映衬中，生命变得偶然、混沌、陆离。作者描述黛西车祸的段落，大概会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如果有人系好了她的鞋带，如果有人没有忘记拿她的雨伞，只要有一件事，略略不同，黛西就不会被那辆车撞上。便雅悯倒着生长，倒着看命运无常。以全然偶然的世界观，替代了万事相互效力的世界观。尽管那个被雷击中七次的老人，不断在影片中出现。他说，上帝不断提醒我，能活到今天已经很幸运了。每当我忘记这一点，就会再被雷劈一次。

但当便雅悯慢慢变成最小的孩子时，那无可避免的死亡却被暗暗抹杀了尖锐性，成为一个自然主义的传奇。因为一个复归赤子的梦想，取消了基督的救赎。换言之，如果像便雅悯一样出生是老人，最后成为婴孩。那基督就不用道成肉身、变成马槽中的婴孩了。就如奎妮对便雅悯说的，“每个人都对自己有不同的认识，但

我们最后都会前往同一个地方，只是走的路不同罢了。你也有属于你的路。”

迷惘一代的意思，就是以各自的路，替代了救赎的路。就像菲茨杰拉德的妻子，谈到家庭财务的窘迫时，说，我们唯一的救赎就是铺张浪费。就像昨天打开电视，看见主持人李咏小跑着上台，高分贝地教唆观众，喊道，“你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你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传奇。”

如果这样，巫宁坤、巫一毛父女的一生，又如何得安慰呢？那一位说“我要免你的眼泪”的，又是谁呢？

电影中有一句充满文学气质的台词，“我们注定要失去我们所爱的人，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当我们中间最小的便雅悯，死在黛西怀里的时候，这话真是动人。但我更喜欢的，还是已安息天家的歌手马兆骏的那一首《数算你的日子》——来自《诗篇》中伟大的摩西之歌：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忿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 向死而生

## ——《丧钟为谁而鸣》译序 1

林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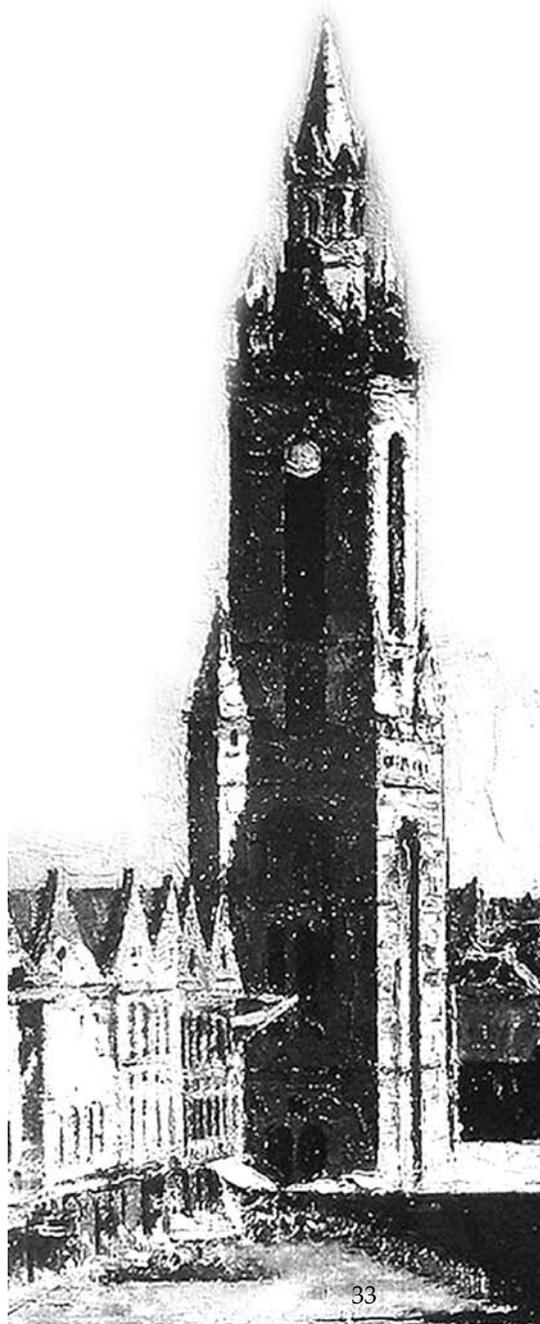
约翰·多恩（John Donne, 1572–1631）英国玄学派大诗人、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主教（1621–1631）。他之闻名于世，不仅因其诗作（大部分写于他1615年任教职之后），也因其宗教文字，包括宗教散文、论文、尤其布道词，这些文字在十七世纪堪称翘楚。

约翰·多恩这本书，原名《紧急时刻的祷告》，翻开第十七章，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段话：

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岬，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别去打听钟声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

《紧急时刻的祷告》诞生于1623年，其时伦敦瘟疫大爆发，无数人死于非命，多恩本人也不幸染病，走到死亡边缘；在肉身即将万劫不复的紧急时刻，他以信仰为最后依凭，内心涌出热诚的祷告，包括上述“丧钟为谁而鸣”的不朽感念。

多恩这段感念被后人无数次引述，而当下的引述，起因于眼下我们自己



的“紧急时刻”。公元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突然爆发，震撼世界，也让我所在的这座现代大都市在惊天动地的摇撼中经历了彻骨的恐惧，与死神擦肩而过。迄今近十万罹难者和失踪者，数十万伤员，数千万受灾人群，无数可歌可泣的伤痛和悲恸，那些朴实的山里人！尤其那些无辜的山里孩子！……

所有一切让我不得不问：为什么一定是他们？！为什么就不可能是我？！他们代我赴死，正如多恩所说，他们的死也是我的死；另一方面，如果我此刻还活着，那是他们用死的代价换来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的死也意味着我的生：正因为他们代我赴死，所以我得以逃生。这是双重意义的“向死而生”：不仅是个体一己的哲学，也是同体大悲之爱；不仅意味着感恩，也意味着责任。

两千年来，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勉力维系着“未知生焉知死”的乐感文化，因为恐惧死亡而逃避责任，更不知感恩；尤其三十年来，物质与欲望持续高速增长，信仰的真空也日益暴露；5·12死难者让我们猛醒！——我们和死难者始终是一个血肉模糊、不可分割的整体；就此而言，他们的死难绝不仅仅是无可弥补的沉痛与憾恨，而同时告白了我们生者的责任。这责任既意味着我们对他们的欠负，也意味着我们与他们的分担和分享——恐惧与死亡砥砺了信仰；这是个体意义上的崇高，也是民族和人性的未来；所有这一切将超越肉体的局限，在灵魂的意义接受一次终极的裁定。

钟声为死难者鸣响，也为我们！

在钟声中，我们向死而生！

注释：

1. 《丧钟为谁而鸣—生死边缘的沉思录》，(英)约翰·多恩著，林和生译，新星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 丧钟为谁而鸣

## ——生死边缘的沉思录（节选）

约翰·多恩 著 / 林和生 译

### 一.

人的境况真是多变而悲哀！刚刚我还身强力壮，顷刻间就病痛缠身。变幻之突然，令人不堪承受；形势每况愈下，无由推诿，也无可名状。

人们渴望健康，煞费苦心于食物、饮料、空气、运动；为保持健康，我们不懈努力。然而，一个突发事件令一切前功尽弃；我们惨淡经营，殚精竭虑，终归疏而有漏。疾病不期而至。一个失控的局面一瞬间征服我们，占有我们，控制我们，摧毁我们，令我们倍感沮丧。

哦，可悲的人！没有神性的人！永生的上帝赐予我们内心一粒永生的火种，一线不朽的希望；我们本有可能点燃圣火，却因原罪而亵渎神意。我们因追逐虚幻的财富而贫穷，因追随错误的知识而昏聩。

于是大限临头，我们将死，而且将死于肉身之破败、病痛之折磨。折磨还来自我们对疾病的小心提防、疑神疑鬼、揣想忌测；病还没来，这样的折磨就打垮了我们：我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已然罹病，内心惶惶不可终日。

哦，无穷无尽的烦恼！我们眼看自己走向死亡，却畏畏缩缩，无法面对，因为我们将死于疾病的摧残；事实是，疾病还没来，我们就因担惊受怕而备受摧残；病痛带来死亡，然而，病痛和死亡来临之前，我们就备受折磨；我们的毁灭始于这些最初的异动，疾病则加速了毁灭的过程。毁灭源于死亡，但最初的异动决定了毁灭的进程。



人是小宇宙，这个小宇宙中会发生地震、电闪雷鸣、日食或月食，会有星辰焚燃或洪水泛滥，会突然间山摇地动、弧光耀眼、震耳欲聋，或者天昏地暗、灰飞烟灭、浊浪滚滚。

这就是人的光荣吗？这些异动让人成为一个自我的世界，因为拥有太多而倾向于毁灭，不仅自我毁灭，而且预知自我的毁灭；人拥有太多，因而站到了疾病一边，预支了疾病，悲悲戚戚担惊受怕，令病痛愈发不可救药，还试图用悲观的忧郁掩盖热病的真相，唯恐不为热病作贡献，唯恐热病毁灭我们不够快，唯恐自我毁灭不彻底，拼命往自然或不自然的热病中掺入人为的抑郁病！

这就是人的光荣吗？哦，窘困的不安，哦，莫名其妙的昏乱，哦，悲哀的人！

## 二.

如果我只是尘埃，我会向上帝诉说，因为上帝之手造我，用的就是这尘埃，而上帝之手复将收回这尘埃；上帝之手成就我肉身之器皿，复又收集我肉身之尘埃。我是圣殿堂的尘埃，来自珍贵莫名的大理石。

然而，我又不仅仅是尘埃。我是我之精华，我之灵魂。我是上帝的呼吸，我会在呼吸间向上帝虔诚地诉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何我的灵魂未能禀有肉体那样的敏感？未能禀有对于罪的理解力、预见性、警觉与先见、谨慎与小心，就像肉体对于疾病那样见微知著？当罪的诱惑临近，为何我的灵魂不能始终如一地鼓起抗争的冲动？面对内心的疾患，我为何不总是流下伤痛的泪水？

我知道我被诱惑所包围。这是人的宿命，无人幸免；条条道路都有危险，处处都有诱惑；面对诱惑，我本应躲避，却反而感到加倍的吸引，身不由己；唉，我闯入迷漫灵魂瘟疫的病房，身陷诱惑，与魔鬼为伍；面对危险与诱惑，我无法洁身自好，反而伸手索乞，纠缠不清。我罹患罪疾，茫然不知，志气涣散，迷途不返，因而身陷囹圄，卧病在床，病人膏肓，行将就木。哦，无边无际的不幸与悲哀！这是罪的空间！它通向地狱！在那里，我看见欲望、嫉妒、野心的热病被地狱的黑暗与恐怖之光照亮；在那里，我首先听见的信息不是“你会死”或“你要死”，而是“你已死”；在那里，我灵魂的罪疾显示它无可救药、无法医治。

我的上帝，因为俗念和愚昧的困扰，约伯未能担当起你所指派的任务，我的灵魂也同样令你失望。你把生命的冲动赋予我们的心，我们却不珍惜；你赐福音给我们的良知，我们却未能侧耳倾听。对于你的恩典，我们轻描淡写、巧言令色、行止乖离；猛然惊觉之际，我们无法像雅各（Jacob）那样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

我们本来可能知道，但由于罪疾而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本来，上帝不会造一只表而忘记装发条；上帝为灵魂和躯体安置各式各样的转轮和器官，不会忘记赐予它们和谐与优雅，让它们协调运行；上帝也不会只装发条，上帝还会上满发条；上帝不会混淆各部分的和谐与优雅，不会让我们空有他的赐予，不会让我们失望。

然而，我们全是不肖的浪子，挥霍着传继的遗产；我们荣受财富，却不知珍惜，不懂节制。我们是上帝在尘世的房客；上帝，我们的主人，代我们支付尘世的房租；上帝每时每刻赐予我们新的恩惠，不按年计，不按月计，上帝的怜惜分分秒秒都在更新；我们一意孤行，不知感恩，但上帝将医治我们。

### 三.

哦，永生的上帝，最仁慈的上帝，若按你自身的逻辑，你是一个圆，由始至终，是一个整体；若按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你是一条直线；你带领我们从起点出发，穿越人间所有的道路，抵达终点；你的恩典赐我能力，让我能眺望我生命的尽头，也能回首你最初为我安排的起始。

你满怀怜惜让我在尘世间立足，在教会中存身；你捡选我，把我写进生命之书；你的怜惜自始至终呵护我生命的历程；这样，从内心罹染罪疾的任何开端、任何过程、任何方式，我就能侧耳倾听那道声音：神人哪，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我曾那么饥渴、那么贪婪扑向那口锅，因你的怜惜，就可能得以幸免。忠信的使臣乃医人的良药，你聪明的仆人所罗门如是说。我在病痛之初、罪疾之初就听见你的声音，它是真正的良药。如果我能及时听见你的声音，那么我的光就必开启如清晨，我的医治就必速行。



我们常常以为，让自己变得柔和、单纯与谨慎，是那么困难，而警惕世俗欲念与罪疾的诱惑，是那么危险；我们常常怀疑自己的努力，害怕这努力让我们精神迟暮，对你的恩典不知感激；我的上帝，请帮助我摆脱这些荒唐的念头；让我确立恒常的信心；让我坚信：在每一场病痛的开端，在每一次罪疾的临近，你会亲自开口向我说话；请帮助我，让我听懂你的声音，让我奔向你的爱，你的爱让我远离堕落。主啊，按你自己的意愿帮助我；你知道我们天生软弱和摇摆，知道我们是你的子民，知道我们罪疾深重；你为我们支付了重价，这重价就是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阿门。

#### 四.

诸天有恒，因为它们持续运行，始终如一。尘世无常，因为它缺乏生命力，因而总是变幻不定，离心离德。这也是人的命运。人是尘世间万物之灵长，出于泥土，但就像雪人，在阳光中融化。人被自己的嫉妒心所融化、所吞噬；人会辩解说，是他人之拥有融化了他；然而不管怎样，人感到嫉妒的热病融化他，不像阳光融化雪人，倒像熔炉熔化金属；人不仅仅被熔化，还被煅烧，化为原子和灰烬；不是变成水，而是化为尘埃。人顷刻之间化为尘埃，快得超乎我们的思考和想象。

尘世是我肉身的凭据，天国是我灵魂的凭据。尘世和天国分别是肉身和灵魂的归宿。然而，肉身奔向尘世，灵魂奔向天国，两者的步履不一样。肉身不用推力朝着尘世坠落，灵魂没有帮助就无法奔向天国。升华是我灵魂的步履和方向，肉身的步履和方向是沉降。天使有羽翼，天国是他们的故乡，连他们也需要天梯的帮助走向天国。苍穹的日月星辰匆匆运行，但快不过我的肉身坠落尘世的速度。疾病发起最初的袭击，与此同时，我感到一只神秘之眼胜利地眨动。

与此同时，我食而无味，了无生气，兴趣索然；我腿膝下沉，衰弱无力；



与此同时，睡眠的图画让位给死亡的景象，睡是死的模仿，此刻被死所取代；死亡在取胜，生命转向死亡。这是亚当的惩罚，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我的惩罚成倍增加。我尽职尽责，满头大汗，挣来自己的面包，希望享用自己的面包；然而，一次又一次，我浑身大汗淋漓，却吃不到面包，得不到营养。哦，可怜的人类，半数人满足，半数人匮乏！

## 五.

大卫称自己是扫罗王的一条死狗，米非波设也称自己是大卫王的一条死狗。大卫对扫罗所说，就是米非波设对大卫所说。世上最显赫的人，在上帝面前也会如此卑微，超过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差异；人与上帝之间不存在衡量的尺度，有限与无限无法比较。

人除了墓穴外一无所有；人即使拥有墓穴，迟早也必让位给更恰当的人、给另外的人；人最终连墓穴也没有，只是一堆肥料；人只是他自身那堆尘土，人并不拥有尘土；连自身这堆尘土也未曾拥有的人，不过是他人的奴隶。

然而，如此卑微的人，却有近乎上帝的样子，人就像当年大卫王所有的财富、世上所有的君王、神话中所有的巨人汇聚而成，就像世上所有人子中的幸存者，上帝把世界赐予了他。

上帝是使无变为有的上帝……因而，无论我多么卑微，无可名状，我仍然可以呼叫上帝之名，向他求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的愤怒这么快就临到我？为什么转眼之间你就融化我、摧毁我、把我像水一样泼在地上？大洪水的时候，你给挪亚他们一百二十年时间；出埃及的时候，你给摩西他们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时间；但对于我，你为何不留一点余地？对于我，你为何仅凭一个行动来宣喻你的意志、律法和审判？

你发令、你行动、你得胜、你凯旋，仅凭一个动作；你认我为敌，拔剑砍断我与你的联系，你问：他病了多久？你的意思是说，死亡之手加于他头上有多久？你让我沦为囚徒，成为死亡的俘虏。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本来并不习惯从猛烈的旋风中现身，而是在柔和的煦风中亲近我们。你最初用呼吸把灵魂吹进我的身体，难道你又会吹散它？在信众中，在教会中，你的呼吸带来今世的团契和慰藉、来世的圆满；那么在这间屋子，难道你的呼吸会带来解体 and 毁灭、离异和分裂？

这当然不出于你，不出于你的手。那噬血的剑、毁灭的火、旷野的风暴、身体的病痛，那困扰约伯的一切，全出于撒旦，而不是你。我的上帝，你一直亲手引领我；你假乳娘之手，让我知道除非你亲自动手，我

无法改过。父母不会把我交给仆人去教养，你也不会把我交给撒旦。我与大卫王一样落入上帝之手，明白了上帝的怜惜是何等丰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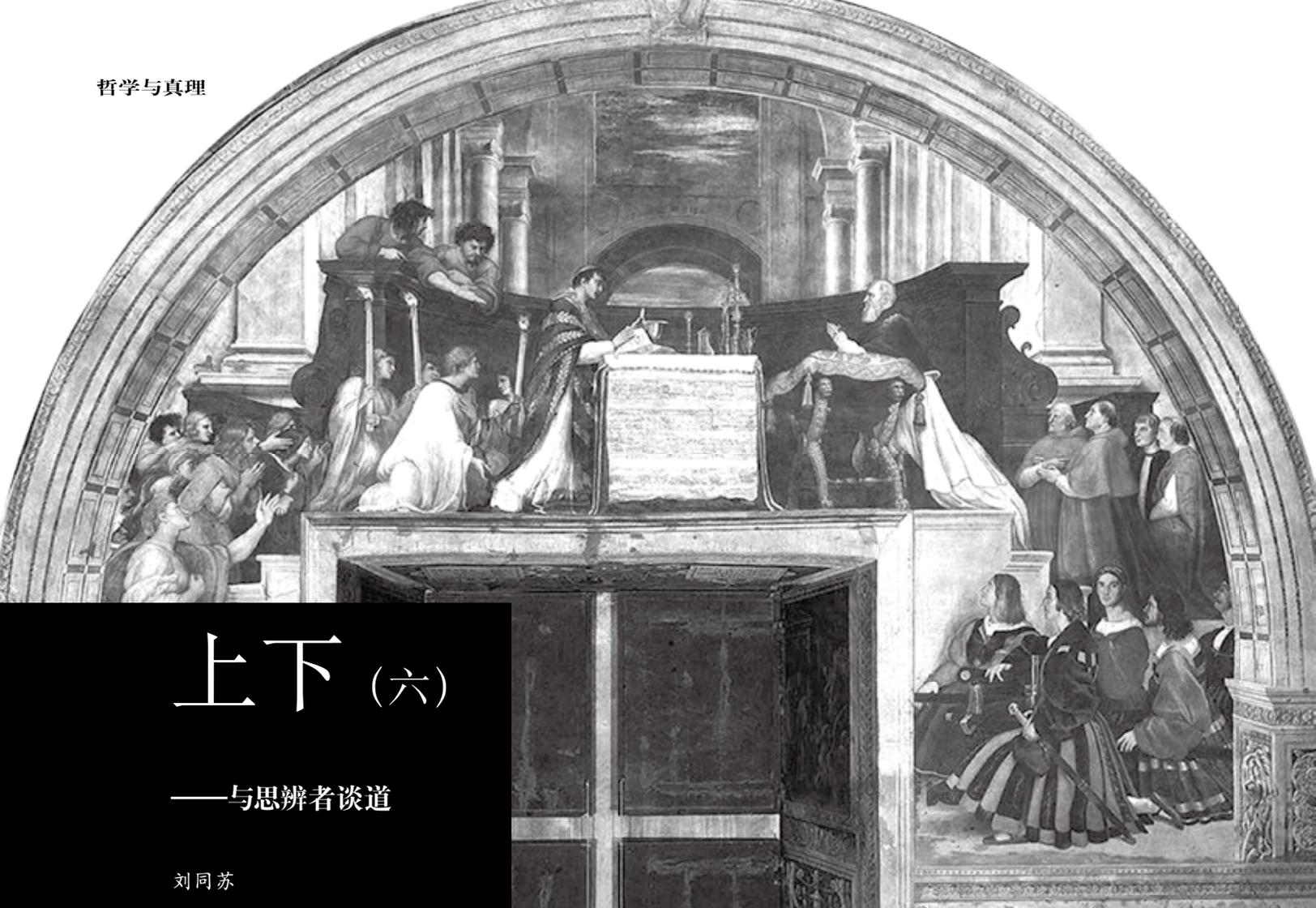
由于你的怜惜，我得以思量当下的处境；现在我所思量的不再是病痛发展的速度、身体消亡的速度，而是上帝复活我这堆尘埃的速度，上帝会重新收集和组织了这堆尘埃，为他所用。随后我会听见上帝天使的宣喻：Surgite mortui（起来吧，亡灵）！起来吧，亡者！我是亡者，但我会听见天使的声音；声音的回响和声音的感动浑然一体；所有的人在死去的瞬间已然复活。

## 六.

哦，最仁慈的上帝，你亲自行动，亲自成就；自患病之初，你就提示我必死的事实；不仅如此，经由病情的发展，你告之我眼下就会死；你不仅警醒我，而且召唤我；你施加进一步的打击，然后亲自温暖我；你让我剥离自己，迟钝我身体的官能，让我厌倦于尘世的美食和逸乐；你敏锐我灵性的感觉，让我靠近你，帮助我理解你；主啊，请按你愉悦的方式行动，加速我身体的消亡，我的上帝，加大这消亡的程度，让我的灵魂向你升华，在你面前享有欢乐。

我的胃口没有衰败，而是提升；我坐在大卫王的餐桌上，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我的胃肠没有朽坏，而是健旺；我向上、向上，直到接近那羔羊之宴，跟你天国的使徒们同在，就像在尘世，跟你尘世的使徒们一道坐在桌旁。我双膝无力，正好让我久久俯伏在你面前，向你奉献。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这是你垂访过的心，是归向你的心，你的垂访让它成为安静的心。因你的恼怒，我的肉身无法宁静。但是，你解释你自己的工作，称疾病为规诫而非恼怒，于是我的肉身有了安静。唉，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让你如此不喜悦，请让你深爱的耶稣基督为我担罪，我的骨头就会有安宁。

主啊，你让自己成为丛林中的光，照亮病痛的荆棘；你的光向我敞亮，让我看见你，明白你是我的上帝，正在亲近我，伴我走过荆棘丛生的道路。主啊，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求你行动，是你让他受难，让他成为尘世与天国的王，戴着荆棘的冠冕。



# 上下 (六)

## ——与思辨者谈道

刘同苏

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

——创世记3：1

蛇是撒旦的象征。撒旦是一切罪的终极渊源。撒旦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这一命题中，“永恒”并不意味着“永远存在”。“所造的”已经暗示起源，从而，意味着非自在性。“撒旦是一个永恒的问题”的意思，是指“撒旦”是在“永恒”层次上的问题。撒旦是永恒的负概念。就象永恒是一切存在的终极，撒旦是一切负存在的终极，或者一切存在的负终极。当奥古斯丁说“罪是存在的毁坏”，那已经包含了“撒旦是永恒的毁坏”的意思。在有形或具象的水平，不可能处理“撒旦”的问题。只有比照存在，才能认识“罪”的问题；同理，唯有以永恒为背景，才能把握“撒旦”的问题。在“终极”的意义上，撒旦是永恒的对立。更确切地说，撒旦是永恒的反面，或者负永恒。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撒旦与永恒处于并列的二元结构之中。撒旦仅仅是永恒之蚀，是寄生在永恒上的残缺阴影。尽管撒旦搭挂在永恒的命题上，却没有实在的自在地位。

神是人格化的至善，而撒旦则是人格化的至恶。人格化不等于撒旦可以被彻底具象化，而仅仅意味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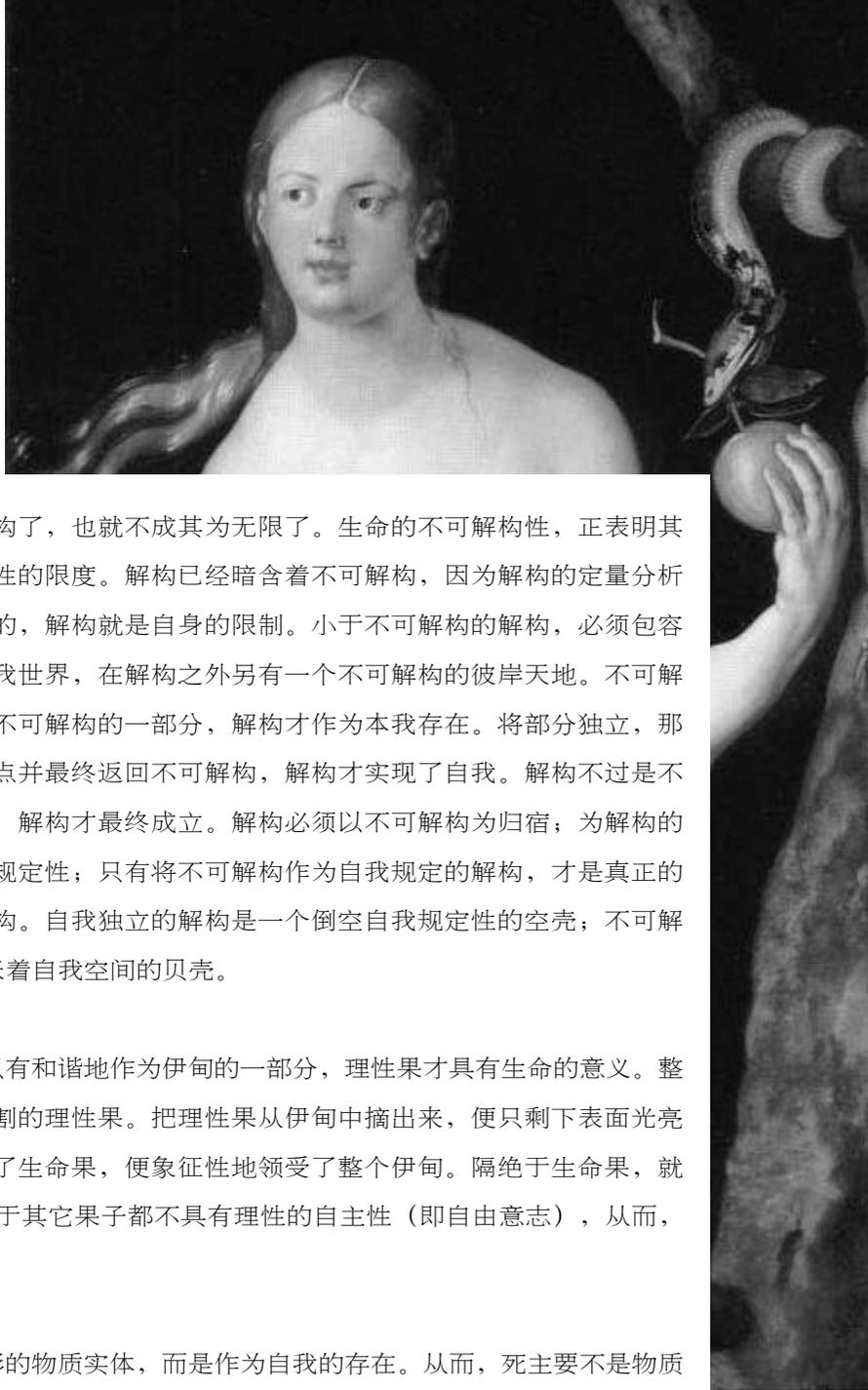
“撒旦”具有主体性。撒旦的效力，必须以主体性生命为载体。只有作为“罪”的时候，“坏”才是撒旦的工作。一个纯粹的客体，只有好坏，没有善恶。只有主体性生命，才可能与永恒（即终极之善）具有直接联系；毁坏这种联系的“坏”就是“罪”，而“罪”的终极渊源就是撒旦。在田野里爬过的蛇就是蛇，在人心上爬过的蛇才是撒旦。在主体的水平，撒旦实际上不是存活于生命（存在）里面，而仅仅栖身在罪之中。存在都携带着造物主的荣耀，死亡（存在的毁灭）才是撒旦投在存在上的阴影。罪是撒旦在主体生命中的效力。撒旦毁灭的对象是永生；作为自在之物，永恒本身是无法毁灭的；正确地说，撒旦破坏的是永生在主体生命中的效力。罪是对永生的自觉毁灭。作为绝对的毁灭（即纯粹的负存在），撒旦自身并不具备实在的力量。由此，不通过能够自主使用实在力量的存在（即人或主体），撒旦就没有着力之处。撒旦全部的实在力量都来自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撒旦所做的只是诱使主体误用自己具有的实在力量。在这一意义上，撒旦即是邪灵。撒旦不是具象的邪恶，而是邪恶的终极；撒旦不是一种形体的实存，而是对实体的毁灭性支配。罪也是一种生命境界，不过是否定生命的生活境界；罪是生命的自我毁灭境界，生命的死亡境界，生命的负境界；撒旦就是这种主体负面境界的绝对支点。撒旦是趋向于毁灭的逆反超越。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创世记2：8-9；17-18

生命树大于理性树。生命是不可解构的整体。任何一个不可解构之物都是一种终极存在，因为其本身已经因自足而成为整体，从而不隶属于任何更高的整体。终极便意味着整体。在这一意义上，终极自然地与无限相通。无限就是终极的本体，即终极的终极（一切终极性的渊源）。上帝（即无限者）作为终极的终极而赋予一切主体以终极性或整体性。这种终极性或整体性是主体可能自主的前提，由此，成为了自由与尊严的基础。真正的主体生命必须具有上帝的形象。理性就是解构。解构就将一事物分解成为可以被定量处理的单子。解构已经意味着有限；能够被数量性确定的东西必定是有限的。

解构到底了，仍然不可解构，这就是解构的自我解构。解构触不到生命之底，这充分显示了理性的有限。



对于解构，至上之物是触摸不到的；无限若被解构了，也就不成其为无限了。生命的不可解构性，正表明其与至上之物的相通。解构是理性的力量，也是理性的限度。解构已经暗含着不可解构，因为解构的定量分析不能处理与无限有关的超越之物。解构不是绝对的，解构就是自身的限制。小于不可解构的解构，必须包容于不可解构。这并不是说，解构有一个确定的自我世界，在解构之外另有一个不可解构的彼岸天地。不可解构就在解构里面。限度不过是本质的表现。作为不可解构的一部分，解构才作为本我存在。将部分独立，那已经违背了部分的本我。只有以不可解构为出发点并最终返回不可解构，解构才实现了自我。解构不过是不可解构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只有还原为不可解构，解构才最终成立。解构必须以不可解构为归宿；为解构的解构尚不是真正的解构。不可解构是解构的内在规定性；只有将不可解构作为自我规定的解构，才是真正的解构。不是不要解构，而是不要自以为终极的解构。自我独立的解构是一个倒空自我规定性的空壳；不可解构的生命要素已经逝去，只剩下在理性沙滩上虚张着自我空间的贝壳。

理性果是不能从伊甸里面单独摘出来吃的。只有和谐地作为伊甸的一部分，理性果才具有生命的意义。整体性地领受了伊甸，才有可能领受与伊甸不可分割的理性果。把理性果从伊甸中摘出来，便只剩下表面光亮的渣滓。生命果则是整个伊甸的核心与象征，得了生命果，便象征性地领受了整个伊甸。隔绝于生命果，就意味着失去整个伊甸（见创世记3：22-24）。由于其它果子都不具有理性的自主性（即自由意志），从而，其它果子的摘取都不会形成对伊甸的割裂与反叛。

死是活的对应。对于主体，活不仅是一个有形的物质实体，而是作为自我的存在。从而，死主要不是物质的消逝，而是自我的丧失。“必定死”说的是作为自我的消亡。理性无非是有限物质的架构。仅仅抓住理性而排斥了不可解构的整体生命，就是人之自我的死去。人存在的至上层次不是理性；以理性为自我的至上层次，便宰杀了真正决定人之自我的至上层次——灵魂。没有灵魂，就是自我的死亡；没有灵魂的人，只是没有真正自我的理性僵尸。

“人一思想，上帝就发笑。”可笑不是思想，可笑的是假装上帝一般地去思想。只有上帝才可能从无限的角度去思想一切。人能够思想的“一切”只表明了自我的限度。只有承认不能思想一切的时候，才有可能在不是一切的限度内，思想限度内的一切。象波普尔所说，所有的证实同时又都是证伪；只有证明所不是，才



有可能证明所是；承认不能无限度地普遍适用，反而造就了限度里面真正的普遍适用。只有承认思想不是上帝，于是，上帝才可以被思想。

与惯常的思路不同，真正的思想是不确定的；不确定就是动态，就是活着；不确定表明开放性，而开放性导致创造。当然，思想的不确定性不是纯粹的不确定，而是对不确定的否定之否定，是经过了确定的返回。确定仅仅是思想的开始（意味着“初步”，而非“出发点”），而不是思想的完结。“确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还原为不确定”，仅仅想象这种念头，就足以使已经被分析主义彻底洗过头脑的现代人发疯；然而，这恰恰是思想的全部乐趣。现代的理性思维是一种懒汉思维。一切以“不动（确定）”为终点，便使思想凝固，停滞。在不确定的动态旋流里面仰望开放的未来，那是思想创造性的渊源，思想令人激动不已的地方就在于此。现代之所以没有思想，就因为只要思想。当思想自我封闭而失去不确定性造就的活力，思想变得枯燥，乏味，刻板，僵硬，象一个蜡像。思想被现代人弄死了。现代人的思路就是单摘理性果的方法。其结果是整个伊甸的丧失，包括似乎在手的理性果。现代思维所把握的理性，仅仅是被榨去生命汁水的有形渣滓。

“为不确定而确定”显明思想的本质不是机械的分析，而是反合的运动。不确定，就没法开始，于是，要从不确定而确定；确定了，又被禁锢而无法达到事物的本质，从而，又要从确定而不确定。“确定？还是不确定？”全部思想的活水都从这一反合源泉里面流淌出来。那种两难之间的痛苦孕育着真正创造的喷泉。在“确定”与“不确定”的对撞和摩擦里面，思想被击打出照亮人类智慧的创造火花。理性必须作为具有独立自我的果实存在，而理性之果必须有机地（即不可分割地）生长在伊甸里面才能够存活。这两个“必须”便合成为一个“反合”，而这个反合就是思想的本质——和谐地从属于生命（即交溶性地活在整体生命之中）的理性。

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创世记3：2-4



怀疑是信仰的反面。信就是不疑。但是，这只是疑信关系的一个向度。作为信仰的否定方面，怀疑构成了信仰动态的一个瞬间。怀疑就是批判，就是从场外审视与掂量。经过怀疑的信仰，就是主体性的跟从，是自觉的信赖，是自主的顺服，是清醒的自愿交付。没有经过怀疑的信仰，只是盲从。实际上，盲从的信仰也不是信仰。信仰只不过是主体的生命境界，而盲从已经消灭了主体本身。怀疑是信仰扬弃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信仰就是经过怀疑的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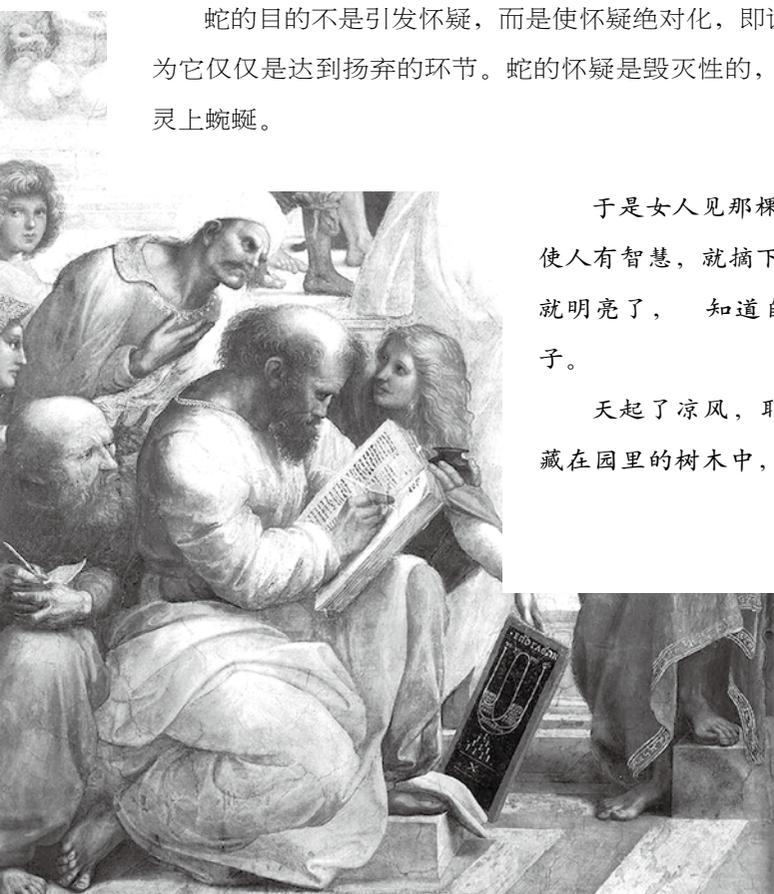
后现代的怀疑只是为怀疑而怀疑。怀疑只是扬弃的一个环节；一旦将怀疑绝对化，就把怀疑抽空。怀疑不可能建立在怀疑之上，换言之，怀疑没有自立的基础。怀疑必须针对确定，怀疑也最终为了达到确定。怀疑不能仅仅怀疑怀疑；没有确定作为对象，怀疑甚至不可能开始。怀疑也不可能仅仅达到怀疑；怀疑一切的绝对怀疑，不过是步步踏空的滑坠。互联网上那些见谁灭谁的批判，其实谁也批判不着，因为那只是没有实际份量的空洞大话。真正的批判从来不是纯粹的否定；有分量的批判，内里一定具有实在的肯定。实际上，有实在依据的怀疑才是真正的怀疑，否则，怀疑只是捕风捉影的儿戏。

蛇的目的不是引发怀疑，而是使怀疑绝对化，即让怀疑成为绝对独立的支点。真正的怀疑是建设性的，因为它仅仅是达到扬弃的环节。蛇的怀疑是毁灭性的，因为为怀疑的怀疑只能达到怀疑。蛇仍然在后现代的心灵上蜿蜒。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创世记3：6-8



罪就是分离，就是隔绝。上帝是无所不容的无限，从而，上帝是一，是和谐。罪就是不一，就是分离于无限。决绝于无限，就是决绝于无限所包容的一切其他有限。遮蔽就是隔绝；遮蔽似乎以覆盖保护了自我，实际上以隔离而禁锢了自我。超越自我的一部分，从而，我的自我可以存身于我之外；自我之外尚有自我，由此，自我即是超越。将自我禁锢于自我之内，已经扼杀了自我的超越本性。仅仅是自我的自我，不是真正的自我。隔绝意味着放弃外边的自我；这便是对自我超越本性的自杀。外边的自我死了，里面的自我也就死了，因为作为超越的自我本性已经不存在了。隔绝于他人，便在他人中失去了自我，由此，也就失去了通过他者而自我回观的超越本性。自我不能存身于他人里面，也就不能存身在自己里面。人真的能够躲避无限的面吗？在企图躲避无限的过程中，人只是在躲避自我，在逃离自我的超越本性。罪是人与上帝的分离。这种分离同时也是人类以及个人的自我分裂。出自罪的分裂并没有分裂了无限，仅仅分裂了分裂者自身。罪是人的自杀。

理性赋予清晰的视野，所以，吃了理性果，眼睛就明亮了。但是，看清楚的真清楚吗？理性的功用是确定形体（即定量分析），但是，存在就是一堆形体吗？看清楚形体，就真正看清楚了存在吗？伯乐看清楚的是千里马吗？伯乐连马的基本形体（性别与颜色）都没有看清楚，怎么倒看清楚了马的本相呢？可见存在并





不归结为形体，在形体之上存在尚有更高的在。只定睛于形体，就忽视了更高的在，而那更高的在恰恰构成了存在的至上本我。紧紧盯着颜色与线条的眼睛，一定不知道画是什么。由此，看清楚了，却没有看清楚；没看清楚，反倒成了真正看清楚的条件。有理性，却不唯理性，才有可能真正看清楚存在的本相。视点在理性与灵魂之间交替，焦距在形体的清晰与无限的混一之间推移，这种反合性的交互作用是看清楚存在本我的唯一路径。

耶和华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出自之土。

——创世记3：23

失乐园不是一个外在的事件，而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失乐园是一种生命的境界，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生命的负境界。失乐园是内在的滑坠，是生命的熄灭，是完美破裂时的飞散。失乐园就是失去内在生命，从而，失乐园就是体验死亡。

伊甸是上帝埋在生命中最深处的灵根，是存在的至上维度。失乐园是人对人的自我放逐。失乐园是自我生存之至上维度的丧失，是人对自我本质的背叛。失乐园意味着：人的物质存在离弃了自己的灵魂，却在这一离弃中陷入被离弃的境地。人失去了以灵魂定位的精神性天空，而坠落并禁锢在物质定位的土地上。我们每日都在经历这样的自我放逐。

伊甸是人与上帝的和谐关系。罪是失乐园的通道。在对上帝的背离里面，我们每日都在失去自己的伊甸；罪的荆棘永久性地阻绝了返回伊甸的可能。

失乐园是人对自我本质的异化。如果上帝的形象构成了人生存的本质，则背离上帝就是背离人的本我。失乐园意味着人与自我本质的分离。人的本我被困锁在人自己不能触及的地方。我已经成了非我（对自我本质的背叛），所以，越是抓紧自我，就离自我越远。我的非我性绝断了自我反复的可能。失乐园的人不能凭借自我回到伊甸，这是由失乐园的方式决定的。返回乐园的希望来自自我之上。在失落中已经从反面预伏着拯救的线索。

# 上帝的礼物

十六

华姿

如果我们没有脚，就不能行走；  
如果我们没有眼睛，就看不见；  
同样，如果没有信仰，  
我们就无法相信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神秘事物。  
信仰是上帝的礼物，它借着祈祷而茁壮，  
如同希望与爱一样。  
没有祈祷，就不会有坚强的信，  
没有信，就不能实施爱。  
这是内在生命的三个主要美德。

——仁爱传教修女会卡特里修女的讲话

## 上帝自会看顾

仁爱传教修女会是一个庞大的世界性组织，仅在印度，它就有一百七十多所学校、收容中心、孩童之家和麻风病疗养院。但是这个拥有神奇高效率的机构，其全部的行政工作，却只由两名修女和一台破旧的打字机来完成。

这就不得不使那些大型机构的主管们由衷地惊叹，并羡慕不已了。

当然，这与德兰姆姆神奇的个人魅力有关。她卓绝的组织才能，以及她非凡的洞察力，都足以促成这种神奇的效果产生。但其中真正的秘诀却是：对上帝近乎天真的信靠和依赖。姆姆说：“你必须把自己完全交给他，绝对信赖他。如此，所有的疑虑都将被驱散，你会充满信心。”姆姆还说：“他照顾我们。如果他授意完成某事，他就会提供方法，如果他不提供方法，那就表示他无意完成此事。”最后姆姆说：“请耶稣无须征询你的想法，而径直驱使你。”

毫无疑问，这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独特的经营管理理念。而这种独一无二的经营管理理念，无论如何，都是那些大主管们学不来的。

有一回，有个记者在采访姆姆时提了一个问题：“你会为钱发愁吗？”

姆姆耸耸肩，轻松地笑道：“我从来不为钱发愁，但上帝却把钱源源不绝地送来了。我们为他工作，他供应我们。如果他不供给，就表明这工作不是他想做的。”

“上帝自会看顾”。这几乎是德兰姆姆的一句口头禅。对此，她解释道：“上帝曾给了我们一个大承诺，说我们在他眼中比花朵、飞鸟和野草更重要。如果他连飞鸟和野花野草都肯眷顾，又怎么会不照管我们呢？”

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不要为生命思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思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贵于食物，身体贵于衣服。你们看看飞鸟，它们不播种，也不收割，也不积蓄粮食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它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你们看看百合花是怎样生长的，它不劳作，也不纺织，可是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在最荣华的时候所披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呢。田间的野草，今天还在，明天就被投进炉里，天父尚且这样装饰，何况你们呢！

在姆姆看来，既然上帝已经承诺看顾我们，那么，我们就应该全然地相信他的





承诺，相信他时时刻刻的临在，不要有丝毫的疑虑，就像一个弱小的婴儿相信父母的话语一样。

实际上，在德兰姆姆奇妙的一生里，这种极度纯真的信靠，不断被证实是可信的，它并非一种天真而虚妄的臆想，而是看得见的事实。也就是说，她们不只是相信上帝的临在，而且通过祈祷，她们也确实确实看见了上帝的临在。上帝不仅是她们的指引者、领导者，而且也是她们的供养者。

让我们也学习着培育这种信任吧。信任会使我们活在一种美妙的状态里——轻松、自由、释放和简单。信任是一种更高级的爱，能够信任绝对是一种幸福。事实上，信任也是一种施予，你越信任，你的收获就越是丰厚。

还是讲几个小故事吧。

有一回，加尔各答修会的大米用完了，而这些米是用来分给每天来这里寻求救济的四千多个饥民的。那真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早晨。有些人无奈地两眼望天，还有些人则开始骚动。年轻的修女们有些不知所措。如果就这样没有结果地等下去，局面势必难以收拾。

但是，到九点多钟的时候，突然有两辆大货车轰隆隆地开进了修会的院子。

那货车上装的是什么呢？面包，满满的两货车面包。

原来，这些面包本来是要送往各个学校的，但那天早晨学校突然宣布停课，于是食品公司只好把面包转送给了仁爱传教会。

事后，德兰姆姆得意地说：“你们看见了吧，神是乐于帮助我们的，他绝不会抛弃我们。如果我们信任他，他甚至不惜让学校停课一天。”

粮食和金钱短缺是仁爱传教修女会经常面临的难题，有些新来的修女不免忧心忡忡，但姆姆总是教导她们，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有深厚而稳固的信靠。姆姆说：“主说过，不用为明天烦恼，不用担心，到了明天，主自然会给我们，让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主带领吧。”到了第二天，果然一切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对此，即便是姆姆身边的一些修女，也常常觉得不可思议。

有一回，仁爱传教修女会准备在亚格拉开办一所弃婴院，负责人给德兰姆姆打来电话，说需要五万卢比的开办费。当时姆姆手里没有那么多钱。姆姆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原来是一家报社打来的，对方告诉她，菲律宾总统要授予她麦格赛赛奖，而奖金，正好是五万卢比。

一天夜里，修会里临时来了一个见习生，但会院里已经没有多余的被子了。姆姆只好拆开自己的被褥，



取出一半棉花给女孩用。这时突然有个英国人打来电话，说他马上就要离开印度，他想把他的卧具全部送给修会。

还有一次，从欧洲运来的九十五箱奶粉刚刚抵达加尔各答，天就下起了大雨。奶粉无处存放，只好全都堆在院子里，而且也没有东西可以遮盖。雨越下越大，德兰姆姆只有祈祷：“主啊，别再下了，奶粉会湿透的，你这是干什么呀？”修女们也纷纷祈祷，但主根本就不理睬她们，大雨仍然哗哗地下着，一连下了五天五夜，直到第六天早上太阳才慢腾腾地出来。当阳光开始重新照耀这个院子时，修女们飞快地跑去翻晒奶粉。结果她们发现，存放在露天里的奶粉竟然一袋都没有打湿，只有最上面一层的纸箱盖有些潮湿了。

而白博特神父则对记者讲述了他的一次亲身经历：因为对德兰修女的事业感到兴趣，我就去加尔各答拜访她。在参观她的工作之际，我决定去圣母院做弥撒。刚走到大门口，一位姊妹就迎上前来说：“感谢主，你来了，神父，请进。”我很诧异，因为我并没穿神父的袍服。我问她：“你怎么知道我是神父？”她回答道：“往常为我们主持弥撒的神父今天来不了了，所以我们祈求主差遣另一位神父来这里。”

还有一个小故事，前面已经讲过。当姆姆正在为修建麻风病康复中心的经费发愁时，教宗保禄六世恰好就来访问印度了。他把一辆豪华轿车送给姆姆，姆姆卖掉轿车所得的钱正好可以修建一个康复中心。

在德兰姆姆奇妙的一生里，虽然奇迹从来没有离她而去，但姆姆并不只是依赖奇迹的出现，如果真的到了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她还是会上街乞食，她并不认为那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人世间的保证是不可靠的，但她也不会除了倚靠上帝什么也不做。

这个庞大的慈善机构每日所需的开销是巨大的，因此，德兰姆姆欢迎来自各界的捐款。但她从不接受某个机构的长期捐助。她说：“长期的捐助就是保险，但我却想倚靠神的安排。”基于同样的理由，她也不接受政府的补助。如果那样，这个简单的组织就有可能演变得很臃肿，而她辛苦培养出来的修女，就不可能身体力行地去实践仁爱了。因为她们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应对政府的审批。

曾经有人问姆姆：“像仁爱传教修女会这样一个遍及世界各



地的庞大组织，有没有变成管理处和行政机构的危险？”姆姆坦率地回答：“我时常想到这种危险，但我希望我们能够避免。”

事实上，在天主教的修会里，的确有一些修会发展到后来就违背了最初的理想。因此，德兰姆姆早就为此准备好了应对措施，她在会宪中规定：所有的修女，包括总会长在内，每天至少有两个小时服务于穷人。并且规定，不论在哪里，决不接受任何的款待，即便只是一杯可口可乐。

而对于某些不得不接受的礼物——无论是衣物，还是食物，或金钱，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小东西，比如纸袋、橡皮筋什么的，修女们最终都会把它们送出去。她们不留存任何物品，任何经她们的手收回来的东西，最后都要经她们的手再送出去。就像祈祷一样，她们凭借祈祷从上帝那里获得慧美与能量，但她们并不留存。她们获得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散。

一切都必须分享，因为一切都来自上帝。没有与人分享的爱是没有意义的，同样，未曾与人分享的物质也是没有意义的。德兰姆姆有一个奇特的运算逻辑，听起来似乎很荒唐，但事实上合乎自然：我们分什么东西给人，什么东西就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她们越是给予，她们反而越是丰富有余。无论是金钱、食物，还是仁爱与信赖。就像，她们不断地施爱予人，但她们心中的爱，却不会因为施予而匮乏，相反，只会越来越丰满。

这就是说，爱的美果，不只是结在接受者的枝上，同时也充盈地结在给予者的枝上。

上帝自会看顾，还意味着，一切来自于上帝，最后都要归于上帝。因此，修女们从不留存任何东西，包括

上帝的爱。也没有任何的预期——爱是一切的出发点，也是唯一的目的地。“如果你预期回报，那就不是爱。”她们说。

## 那就是要跪下来的时候了

如果我们仔细端详一下德兰姆姆的照片，我们就会发现，这真是一张令人惊羨的面孔：脸上



皱纹密布，就像被揉搓过一样，却让人感受到深深的慈悲和怜悯；目光纯净平和，却能够洞察世事与人心；双唇紧抿，却并非失望和痛苦，而是一种虔诚与坚定。她的身高虽然只有四英尺十一英寸，却有伟大的心灵。很多与她接触过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她身上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只要与她接触，你就会不由自主地被她抓住，被她吸引。

有一个英国义工在回忆第一次见到姆姆的情景时说：“无论她和什么人说话，对方立刻就会感到自己变成她眼中最重要的人了，不管那人是一个总统，还是一个乞丐。她有这个本领，就是把对方的忧虑和喜悦变成自己的。”

当然，姆姆并不只是我们常见的那样。在修女们看来，她并不像一个严肃的修道院主持，而更像一个喜欢说笑的大姐姐。她喜欢拿修女们的瑕疵开玩笑，也拿自己的瑕疵开玩笑。有时甚至会隔岸观火地说几句刻薄话。但如果修女们需要安慰，她立刻就能变成一个母亲。

有一回，有个小偷潜入修女们的宿舍，偷走了四万卢比。修女们深感不安，有个修女还哭了。姆姆却说：“幸好偷走的是钱，如果偷走的是人，那就更不得了啦。不过我不相信这种危险有可能，因为你们还没那么漂亮。”哭泣的修女听了这话，立刻就破涕为笑了。当姆姆偶尔与修女们一起去郊外野餐时，她更是高兴得像个孩子，不仅和年轻的修女赛跑，还引吭高歌。有一回，在贫民区的一个小巷子里，她甚至不可思议地拦住了一头狂奔的公牛，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目瞪口呆。

与此同时，她又可以像一尊幸福的石像一样，跪在教堂的圣龛前，一动不动；或者长久地搂着一个麻风病患者，一句话也不说地给他安慰。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个身材瘦小的女性具有如此丰富而深刻的力量呢？

旧约《创世记》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上帝对亚当和夏娃说，乐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有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但是亚当和夏娃听从蛇的引诱，还是吃了乐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之后，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看见自己赤身露体，就摘了些树叶围在身上。这时，天起了凉风，亚当听见上帝在乐园里行走的声音，就在树林中躲藏起来，不敢见上帝。上帝没有看见亚当，就呼唤他，说：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表明上帝在寻找人类，从人类开始迷失的那个时刻到现在，他一直在寻找，就像父母寻找丢失的孩子一样。而德兰姆姆回应了上帝。她以特殊的一生回应上帝的呼唤，就像一个温顺的孩子在纯真地答应：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因而在上帝奇妙的计划里，这个瘦小文弱的女性成就了一种稳如泰山的大信心。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种



大信心，德兰姆姆既不能过她所过的那种生活，更不可能成就这番为穷人服务的伟大事业。

而仁爱传教会的修女们，也并不只是按照自己的性格和兴趣来找一份职业，与德兰姆姆一样，她们也是对自己的召命以及上帝的呼唤做出回应。德兰姆姆曾坦城地说：“是他选择了我们，不是我们选择了他。他说话，他引路，他赐力。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过他的生活。如果我们回应，他就会把美善诱发出来。”因为他就是美善之源。

但是，即便如此，也有一些时候，当然是很少的一些时候，德兰姆姆也会感觉到自己身如空壳——心灰意冷，疑惑，沮丧，绝望。她曾经诚恳地对记者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空壳，是一个不实在的形体，甚至觉得自己是这般孤独，可怜。”尤其当她面对人类没有止境的大苦难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有一回，她对爱德华神父说：“我们所做的其实十分微小，人们赞美我们的工作，但事实上，我们的工作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相对于人类无穷无尽的苦难，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当时著名记者杜达敏也参与了谈话，他是最早采访德兰姆姆的记者之一。为了安慰姆姆，杜达敏小心地选择了一个特殊的例子。他说：“基督临死前在橄榄山上也有过疑惑。”

但姆姆立即说：“不，那不是疑惑，只有一刹那他感到不肯定。但接受的一刹那，献出的一刹那，却是肯定的。而肯定的一刹那，正是献出的一刹那。一个人一次拥有上主，就会永远拥有。我们可以有其他的疑惑，但这种特别的疑惑不会有另一次。”

杜达敏却不肯放过姆姆，他紧紧地追问道：“假如这种不肯定一直在持续呢？”

姆姆断然地回答道：“那就是要跪下来的时候了。”

这个回答，令杜达敏以及所有在场的人终生难忘。

这就是虔诚。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伟大和高贵，几乎都来自于虔诚——对于真理，对于信念，对于理想，对于你所挚爱之事物的虔诚。虔诚具有伟大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未完待续）

## 稿 约

《蔚蓝色》是一份以基督教信仰为主要精神导向的文艺性刊物，在思想内容上她包含两个层次：

其一，她直接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人类精神和生命品质的影响，并展示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所获得的丰盛之生命，以及这丰盛之生命在信仰中不断向高处、深处以及宽阔处的发展。

其二，她探寻人类在精神发展的道路上对真理的渴望、追寻、以及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与真理之光的接触——即使这接触并非直接以信仰的形式，这光依然可以在人类的直觉中、理性中、心灵中、审美中、以及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光照真理的追寻者，不管真理的追寻者是否在信仰的层次上意识到这光照，这光照之事实本身就足以提供真理的见证。故此，《蔚蓝色》着意于在光中行走，并执意于从更宽阔的心灵和精神视角展示真理之光对人类生命、生活、思想、艺术、精神、以及灵魂高度的影响。《蔚蓝色》在思想、艺术、以及灵魂高度上都执着于提供真理之光的见证。

本刊欢迎诗歌、散文（含抒情、叙事性散文，亦含科学、哲学、神学、艺术等思想性随笔）、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艺术评介（含音乐、美术、建筑、电影评介）。本刊亦欢迎上述各类文体的译稿，译稿若牵涉到版权，请事先与本刊联络。凡投译稿者请附原稿。本刊除了已设各专栏外，亦愿为作者特设其他专栏，申请特设专栏者需要向本刊提交至少两篇适用于该专栏的作品。

请勿一稿两投。来稿请抄写清楚，并附上真实姓名、联系电话、Email、通信地址。本刊鼓励作者将来稿Email至本刊，或输入磁碟片寄至本刊。本刊对来稿有编辑和删改权。若作者不愿意作品被删改，请在来稿中注明。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酬。本刊亦选用部分文摘，文摘若选自中国大陆报刊杂志或其他出版物，本刊会尽可能与作者联系，若因地址不详或其他原因联络不便，请作者与本刊特约编辑王鲁联系（电话：13641751345，电子信箱：dingyunw@sh163.net）。若文摘选自其他国家或地区之出版物，本刊将在获转载权后使用。

本刊网址：[www.skyblue-news.org](http://www.skyblue-news.org)

电子邮箱：[skybluecp@hotmail.com](mailto:skybluecp@hotmail.com)

## 《蔚蓝色》索阅启事

《蔚蓝色》文艺季刊自2002年创刊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大陆一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倾向的知识分子的欢迎。为了便于习惯于简体字的大陆读者阅读，自2007年起，《蔚蓝色》由繁体字版改为简体字版，并扩大给中国大陆大学图书馆免费寄赠的数量和范围，给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赠阅的数量也相应增加。鉴于邮资和出版成本较贵，《蔚蓝色》需要海外更多有感动有负担的读者、福音机构、教会的经费支持。

**美国、加拿大读者：**若您愿意继续收到《蔚蓝色》，请务必填写索阅单。美国读者的索阅单寄至本刊；加拿大读者的索阅单寄至加拿大恩福协会；(3880 Midland Avenue, Units 2-4, Scarborough, Ontario, Canada. M1V 5K4. William);北美读者可根据邮资、出版成本、个人经济能力和负担自由奉献。

**大陆读者：**中国大陆大学图书馆、相关学术机构、各省市公共图书馆若希望定期收到《蔚蓝色》，请填写索阅单，并用普通信件或电子邮件将索阅单寄至本刊国内分发处：（南京市大铜银巷16号A幢 爱德艺术工作室，邮编：210029，电话：13641751345）。凡填写索阅单的图书馆将定期收到《蔚蓝色》，杂志和邮资全部免费，请把《蔚蓝色》放置公共书架上供读者阅读。

美国奉献支票请开给：

Sky Blue C.P.

请寄至：

Sky Blue C.P.

1525 Aviation BL, # A 172

Redondo Beach ,CA 90278

U.S.A.

加拿大奉献支票请开给：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 of Canada

请注明：For Sky Blue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 索 阅 单

我愿意索阅《蔚蓝色》\_\_份

我愿意为《蔚蓝色》奉献 每月\_\_每季\_\_每年\_\_一次性奉献\_\_

我愿意索阅过去繁体字版的《蔚蓝色》第\_\_期

中文姓名：英文姓名：

地址：

电话：传真：

电子邮件地址：